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外臣部 三十六

備禦第四

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卽位是月突厥入寇涇州乙亥突厥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簡較戶部尚書裴矩等二十餘人各陳禦寇之策帝曰朕受天命子育黔首豈使凶徒害我黎庶朕將禦戎躬親剪撲

先事滅之然後施行公輩不須爲慮也已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無所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竝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頗有人心何得全志大思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繫思力於

門下省于時兵將大集遣瑀德彝分出慰勞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精甲曜日連旗蔽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相顧色動由是大懼帝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又以輕敵固諫於馬前帝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蓋以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隳

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人既深理當
自懼與戰則必尅與和則必固朕服匈奴自茲始矣
公等宜記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瑀等方嘆曰非
所測也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便橋
之上突厥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
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爲疑旣而虜自退
其策安在帝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
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醉
而縛之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何往不勝我已令
無忌李靖設伏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

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戰者我卽
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我
所不能忘懷也又凶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
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彼旣得所欲
固知其退也然頑虜驕恣必自是始亡破之漸其在
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等寧知之乎
瑀再拜曰聖略宏遠誠非愚臣所能及也

九月丙戌遣殿中監盧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還蕃頡
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
口者令歸之壬辰修緣邊障塞以備胡寇下詔曰城

彼朔方周朝盛典繕治河上漢室宏規所以作固京
畿設險邊塞式遏寇雠雷隔礙華戎自隋氏季年中夏
喪亂黔黎凋盡周州城空虛突厥因之侵犯疆場乘
間幸釁深入長驅寇暴滋甚莫能禦制皇運以來東
西征伐兵車屢出未遑北討遂令胡馬再入至于涇
渭蹂踐禾稼駭懼居民喪失旣多虧廢生業朕分命
師旅挫其鋒銳頗獲名王每夷渠帥然而凶狡不息
驅侵未已御以長策利在修邊其北道諸州所置城
寨粗已周遍未能備悉今約以和通雖云疲寇然蕃
情難測更事修葺僉曰宜之朕以板築之功方資力
役畚鍤之用興發且多念彼劬勞用深怵惕加以曾
給優復詔書始下旋卽科召有若食言百姓將疑謂
予不信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醜虜馮陵寔爲民患
其城寨鎮戎須有修補審量遠近計度功力所在軍
民且共營辦所司具爲條式務使成功宣示閭里明
知此意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徠反請兵討之帝
曰徠依山險蓋是其嘗當撫以恩信自然知感何乃
不弘德化先縱兵威豈爲民父母之意也竟不許
貞觀元年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

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
帝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藩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
家不遠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
盟之義二途未決孰爲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古之
所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
彼旣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庭臣未見其可且按
甲存信臣以爲宜帝從無忌之議突厥尋而喪滅
二年四月丁亥突厥可汗爲頡利可汗所攻遣使來
乞師帝謂近臣朕與突厥頡利結爲弟兄不可以不
救又頡利與國通和不可失信其計安在兵部尚書

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爲守信彼
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也
帝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大原以圖進取

四年三月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擒突厥頡利可汗
以獻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
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日
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
命分其種落浮之河南兗豫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
織百方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
北可嘗空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講准漢武時置降

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上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河南兗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帝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冤讐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河南以爲郡縣陛下柰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日倍居我肘腋偏適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必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伐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都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漚維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故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

護之收居內地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爲
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
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蕃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
彥博旣口給引類百端帝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
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
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
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爲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
廷五品已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
十四年九月置安西都護府居交河城十一月置寧
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七年閏六月戊辰帝曰蓋蘇文殺其王而奪國政
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不欲勞費故
未動衆也朕將勅契丹靺鞨以擾之何如司空房玄
齡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今陛
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用之所謂止戈
爲武者也司徒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殺君罪大
懼恐大國且聖王之來四夷使曲在彼又高麗王未
有表疏告難陛下且賜璽書以隱之其旣獲自安必
當順以聽命更恣無君之心後而責之未晚也帝曰
善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高麗百濟侵凌臣國累遭攻襲數十城兩國連兵期之必取將以今茲九月大舉臣社稷必不獲全謹遣陪臣歸命大國願乞編師以存救援帝謂使人曰我實哀爾爲三國所侵所以頻遣使人和爾三國高麗百濟旋踵翻悔意在吞滅而分爾土宇爾國設何奇謀以免顛越使人曰臣王事窮計盡唯告急大國冀以全之帝曰我少發邊兵總契丹靺鞨直入遼東爾國自解可緩爾一年之圍此後知無繼兵還肆侵侮然四國俱擾於爾未安此爲一策我又能給爾數千朱袍丹幟二國兵至逮而陳之彼見者以爲我兵必皆奔走此爲二策百濟國負海之險不修兵械男女分雜好相宴聚我以數十百船載以甲卒銜枚汎海直襲其地爾國以婦人爲主爲隣國輕侮失主延寇靡歲休寧我遣一宗枝以爲爾國主而自不可獨徃當遣兵營護待爾國安任爾自守此爲四策爾宜思之將從何事使人但唯而無對帝難其庸鄙非乞師告急之才也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齋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朝貢不闕爾與百濟宜卽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當出師擊爾國矣

十八年九月乙巳相里玄獎使高麗還玄獎初至平壤蓋蘇文破新羅兩城帝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用刑有同坑穽百姓動轉輒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天子出師吊伐須有其名因其弑君雷下取之爲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笑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讐服爲此也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榮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更發怒再興衆兵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帝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但爲魏徵苦諫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機亦由徵之誤計而若仰中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餘年間邊境無事矣帝曰魏徵此諫良爲失中然一計不當隨而尤之後有良笑安肯更發我亦隨知事誤而竟不能涉言耳

六月詔曰百濟高麗恃其僻遠每動兵甲便逼新羅新羅日蹙百姓塗炭遣使請援道路相望朕情深愍念爰命使者詔彼兩蕃戢兵敦好而高麗姦惑攻擊

未已若不拯救豈濟倒懸宜令營州都督張儉守左宗衛率高履行等率幽營二都督府兵馬及契丹奚蘇靺往遼東問罪蜀遼水泛溢儉等兵不得濟

十九年七月帝征遼東於安市城使李勣攻安市時從行文武亦以爲推高延壽拾餘萬軍高麗瞻碎乘破竹之勢今乃其時張亮水軍在卑涉城召之信宿相會直取烏骨渡鴨淶水迫其離心安有機變掃清夷貊在此行耳獨司徒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行師與諸將有異事非萬全不可徼幸今建安新城賊酋十萬若向烏骨皆在吾後不如先破安市次取建安獲其兩城然後長驅而進萬全之計也

十二月詔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馬鎮朔州又命守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杜宗等發勝夏寧綏丹延鄜坊石隰等十州兵馬鎮勝州又令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等發靈原寧塩慶等五州兵馬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三州突厥兵馬與道宗等相應虜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先是

又領軍人將軍執失思力引兵伐延隨虜其隨馬數千口葉護犯邊

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其擊薛延隨多彌

可汗大敗之帝以延隋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介爲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軍衛大將軍執失思力領突厥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統所部兵分道並進又令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領涼州及胡兵同入以爲聲援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迎親之禮帝志懷遠人於是發詔幸靈州與之會可汗大悅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之小師也蒙大國聖人樹立我爲可汗今復嫁我以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以足矣於是稅部諸羊馬以爲聘財或說可汗曰我薛延陀可汗與大唐天子俱爲一國主何有自征朝謁如或拘留悔之無及可汗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遠被日月所照皆來賓服我歸心委質冀得一覩天顏無所復恨然磧北之地必畱有主舍我別求固非大國之計我志決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太宗令三道發使受其羊馬然延陀先無府賦調歛其國往返且萬里旣涉磧無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帝於是停幸靈州徵還三道之使旣而其聘羊馬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爲戎狄不可以禮義畜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要令備禮以加重如是反其

使者群臣或勸帝云旣許以公主妻延陁邊境得以
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帝謂之
曰君等進計皆非也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
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時中國
強而北狄弱漢兵一千堪擊其數萬延陁所以匍匐
稽顙恣我所爲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爲長雜姓非
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拾餘部
落兵數萬兵力足制延陁所以不敢發者延陁爲我
所立懼中國也今若以女妻之大國子婿增崇其禮
深結黨援雜姓部落屈膝低首更遵服之夷狄之人
豈無思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如君所言可謂養獸
以自噬也吾今不與其女頗簡使命諸姓部落知吾
弃之其爭擊延陁必矣君其志之旣而李思摩數遣
兵侵掠之延陁復遣突利失擊思摩志定襄掠百姓
而去帝遣英國公李勣援之遽已出塞而還帝以其
數與思摩交兵乃璽書責讓之又謂其使人曰語爾
可汗我天子並東征高麗汝若能寇邊者但當來也
可汗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帝答以優詔而止其
兵及太宗拔遼東諸城破駐驛之陣降高延壽聲振
戎狄而莫離支潛令粟靺鞨誑感延陁啗以厚利延

隨氣懾不敢動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以尚舍奉御天山縣公麴智湛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府州刺史往鎮撫焉

三年六月戊申詔兵部尚書崔敦禮并州都督府長史張緒發并汾步騎萬人往戍州發遣延陀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

顯慶二年十二月伊麗道行軍總管蘇定方討阿史那賀魯于金牙山收其所據之地

三年分其種落列置州縣以處木昆部落爲匭延都督府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爲塢鹿都督府以突騎施阿刺施部爲挈都督府以胡祿屋闕啜部爲監伯都督府以攝舍提瞰啜部爲雙阿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爲鷹婆都督府其所役屬諸胡之國皆置州府並隸安西都護府

三年正月立龜茲王布失畢之子白素稽爲龜茲王初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國相那利私通布失畢知而不能禁布失畢左右頗請討之由是國內不和遞相猜阻各遣使來告難帝聞而盡召之旣而京師囚那利而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行

至龜茲東由分泥師城而龜茲大將羯獵頭發衆拒之仍通使降於賀魯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於是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胃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死胃與羯獵頭決戰大破之擒羯獵頭及其黨盡殺之乃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又拜白素稽爲都督以統其衆又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天山縣公麴智湛爲西州都督以統高昌之故地

總章二年九月詔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部落移稅涼州南近山安置時議者恐吐蕃以舊怨更擊之帝詔

左相姜恪右相閻立本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司戎少嘗伯雀餘慶左衛將軍郭待封司元少嘗伯許圜等議之謀發兵先擊土蕃閻立本日自去歲以來徵少甘澤粟價騰踴倍於嘗年間閻之間大有饑乏今又遠興師旅將轉益憂勞如臣愚見以爲未可契苾何力又曰吐蕃在西經途稍遠又與諸羗連接臣恐大軍終到便卽西走且山路險阻遠逐甚難軍糧雖繼未易深入慮其開春以後必來侵逼吐渾如其更來臣請不須救援蠻夷無識便謂國力已疲遂自驕矜無所懼憚然後命將出師一舉可滅之矣姜恪曰

何力言非也吐谷渾歸附日久吐蕃乘勝逼之必不能禦儻若不救坐見滅亡此則邊境憂虞無所控告既虧聖德又沮國威臣之愚慮謂宜拯恤且使小蕃得存然後更圖大舉議竟不定谷渾竟不移而止運上元三年二月帝以高麗餘衆反叛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官者悉罷之其百濟百姓先從在涂河及徐兗等州者權移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以處之

儀鳳二年十二月勅曰朕君臨宇宙司牧黎元晉天之下罔不率服曩爾吐蕃僻居避裔吐渾是其隣國是乃奪其土宇往者暫遣偏裨欲復渾王故地義存拯救事匪稱兵輒肆昏迷潛相掩襲旣無備預頗喪師徒因此鴟張每思狼顧除凶伐叛王者所急前歲將發六軍問其罪戾復以小寇無勞大舉按甲息兵庶其改過不思惠愛更起回邪敢縱狂惑專爲寇盜或改團鎮戍或驅抄羊馬烽燧頻舉煙塵不息候隙乘間倏來忽往比止令鎮遏未能卽事翦除莫懷寬大之恩遂長包藏之計禍盈惡稔當自覆滅今欲分命將帥窮其巢穴尅清荒服必寄英奇但秦雍之部俗稱勁勇汾晉之壤人擅驍雄宜令關內河東諸州

廣求猛士在京者令中書門下於廟堂選試外州委使人與州縣相知揀練有膂力雄果弓馬灼然者盛宜甄採卽以猛士爲名

三年九月帝以吐蕃爲患召侍臣問吐蕃小醜屢犯邊塞我比務在安輯未卽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圖之又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給事中劉景先奏曰攻之則兵威未足鎮之則國力有餘宜撫養士卒守禦邊境中書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興師不絕非無勞費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傾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

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國用豐足卽一舉而滅之矣給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將鎮撫蓄養將士良吏營田以救糧儲必待足食方可一舉而取之帝曰朕生於深宮未嘗躬環甲冑親踐戎行宿將舊人多從物故自非授戈俊傑安能克滅兇渠海東二蕃往雖旅拒高麗不敢渡遼水百濟未敢越滄波往者頻歲遣兵糜費中國事雖已往我亦悔之今吐蕃侵我邊境事不得已須善謀之中書舍人劉禕之對曰臣觀自古聖主明君皆有夷狄爲梗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馮陵未足爲恥

願戢萬乘之威寬萬姓之役給事中楊思徵曰聖人御物貴在從時今凶奴陸梁邊夷桀黠弗能懷德未肯畏威和好之謀臣謂非便帝曰此賊驕狠未識恩威罪跡貫盈方當就擒和好灼然未可中書侍郎薛元起曰臣以爲敵不可縱縱敵則患生防邊則卒老不如料棟士卒一舉滅之帝頷謂黃門侍郎來嘗曰自李勣亡後實無好將當今唯以張虔助等差爲優耳嘗奏曰昨者洮河兵馬足堪制敵但爲諸將等失於部分遂無成功當今更無好將誠如聖旨竟議不定乃賜食而遣之是年以吐蕃犯塞迭州人魏真宰

詣闕上封事曰臣聞理天下之柄有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然論武者則弓馬爲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則以篇章爲首而不考之以經綸奔競相誇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宴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流亦復不少竝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士衡著辨士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抑又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

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戍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
勣平遼東雖國之英靈亦其才力所至古語有之人
無嘗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能否是知大將之
臨戎也以至爲本漢高祖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鬪
智魏武之神機冠絕猶做法孫吳有頂籍之氣袁紹
之基而背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當今
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
者此等本非幹力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
如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
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修復河南沈慶之知不能

尅謝玄以書生之資拒符堅百萬之衆卻超言其必
勝雖復時有古今求之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
其氣銳之與識畧耳昔李左車陳湯呂蒙馬隆孟觀
竝出自貧賤勲效甚高未嘗聞其家代爲將以四海
之廣兆庶之衆其中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臣又聞之賞者禮之源罰者刑之本故
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
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君國之紀綱
古人云國無紀綱雖堯舜不能爲化今罷不能行則
賞以難信故人間議者皆云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

無其事良由小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賜勲庸漸傾倉庫番意錐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須應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而表信曹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紀不行動仍淹滯臣以吏不奉法主司之過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如秦懷恪使天下知聞皇天何能炤遠而不炤近哉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審其姦詐棄之都市及征高麗總管張君乂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僞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未在旦夕且凡人識不經遠類皆隨時生言吐蕃戰時前隊死盡後隊方進衣甲堅厚人馬甚多又止有瘴氣不宜士馬官軍遠入利鈍難知前無克獲取斃之道不積百萬米無爲大舉之資臣以吐蕃之對中國猶狐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自然之明暗論其智也則我明而彼暗

論其敵也則我大而彼小夫夷狄雖同之禽獸亦知憂其性命豈肯前隊皆死後隊方進曰彼國雷用其人殘迫使然非心之所願必云戰不願死則兵法許敵能鬪當以致笑取之何憂於不克也向令邊將能殺吐蕃使伏屍蔽野流血成河斂其頭顱聚爲京觀臣恐此虜聞官軍鍾鼓之聲望風塵而走何暇前隊皆死後隊方進哉由薛仁貴郭待封覆我師徒軍人喪氣至今不振故虜得其便跳梁於山谷臣又聞興師拾萬日費千金國家之兵可得而有供軍之糧不可得而濟又今秋之行仰籍馬力不得數十萬匹無以成大舉之資臣請不用太府之錢太倉之粟辦二十萬衆二年資糧馬五十萬匹北滅吐蕃使往還足用若天皇遊意經年之外此功可得而成自國家太平五十餘載百姓富饒四海安樂計當今之戶口其數卽倍少於隋時料當今之資財其資還倍富於隋日卜式有言天子誅匈奴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匈奴可滅臣之所願不至於此臣稅天下上至王公下及兆庶但是挂籍之戶口別稅錢一百文臣子之心孰不并稅又請放天下禁馬州縣百姓得乘大馬不限牝牡匹數嚴勅州縣明立簿帳

不得使其隱漏不過三年則人間精壯之馬可括得五十餘萬疋委州縣長官以所稅之錢加價爲市取若官軍大舉一朝可得而用議者以禁馬旣久忽然聞許恐百姓因馬遂生罪過臣上觀秦漢下至周隋中原變故皆不由馬陳勝項籍之亂秦黃巾赤眉之擾漢竝徒步而起亦無聞駿騎其後劉石亂華到籍馬肆匹其吞噬有惰禁馬科格甚嚴楊玄感奮臂大呼天下因之喪亂夫故虜以馬爲疆若放人乘馬則市取其疆以益中國設不能久行之猶可五六年間通計乘騎使得漸滅胡虜之盛私馬旣多還是官有

臣進退思惟終是國家之利且理有變通事無嘗准臣之所陳權以濟事必將不可久行後禁亦爲未失帝覽而善之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則天神功元年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以百姓西戎疎勒等四鎮極爲凋弊遂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記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我國兼之矣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昔詩人矜薄伐於大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

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虜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雒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荒徼外以爲限窮貨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不得耕於野女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是於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庫帑空虛盜賊蠡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獲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戎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異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旣久怨曠亦多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畏之詞也上不見恤則政不行而邪氣

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祠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聚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之都宣帝納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其禦寇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弃甲兵於塞上則嘗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撫綏夷狄蓋防其越境苟無侵侮之患則已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技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願陛下弃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所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破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若令邊域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

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擄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三十七

備禦第五

唐中宗神龍元年六月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諒攝右御史臺大夫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三年正月命內外官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浦上疏曰臣聞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

賓則戎狄交侵其來遠矣漢高帝納劉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譎周雅去病耀武勳列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師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尅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嘗典近者鳴沙之後王將先逃輕挫國度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旣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旣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嘗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辨勇之士班傳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犄角之勢也臣聞昔者漢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卽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

柱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用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則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於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衆謹設烽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釋其芻牧輕其徭賦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侈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獲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躡林之酋懸藁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竒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帝覽而善之五月戊戌命右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景龍元年十月丁丑又命左屯衛將軍張仁亶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睿宗景雲元年九月以前太子少師唐休璟爲特進兼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二年十月命太僕卿李回秀持節朔方後軍大總管以備胡寇阿史那獻爲持節招慰十姓使

延和元年六月吏部尚書郭元振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以備胡寇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於河北漢州北界置渤海軍嘗陽軍媯蔚州界置懷柔軍每軍置兵五萬人

開元二年二月以鴻臚少卿王駿爲朔方軍副大使總管制曰古者獫狁孔熾匈奴浸驕設以三策雖屬備胡之典方於五材未聞去兵之義不有行者誰能扞之王駿侷儻多智堅剛立節每讀前史思齊古人

辭家而志滅獯戎報國而躬先將拔項虞南牧城彼朔方蕭閑洞開沙漠無事旣獲全軍之利則惟保塞之勞嘉其善謀必有成績昔北逐虜者任專而決外西護羌者功遂而條上用明分閫之重式副齋壇之期朝實僉諸爾其俞往其豐安定遠三城等軍及側近軍州宜並受駿節度其安北都護府移於中受降城置兵須足食理籍加屯今正農時足務耕種處置訖奏聞

八月庚申制曰朕聞天生五材廢一不可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我國家光宅天下守在海外後於弔伐之

義豈窮兵以黷武先以威德之懷欲安人而和衆將
戒不虞諒不獲已突厥比通和好頗負盟約不有金
革孰寧疆場不有師徒誰扞牧圉昔者命彼南仲城
于朔方軍出隴西勞於渭北此其備也今寒露腓草
秋風揚塵必順時以致師方休農以簡卒我圖靖國
其在綏邊衛尉卿兼簡較左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
李延昌克樹勲庸遍該瀚略闢張萬人之敵勇不顧
身程李二將之名忠於衛主董司戎事行料兵權可
充隴右道防禦大使左武衛將軍白道恭等居運六
奇行謀百勝早聞營平之議思覩嫖姚之捷可爲之

副宜取朔方後軍兵及前年朝堂應募捷兒等總十
萬人群牧馬四萬疋於秦州成蘭渭等州界逐便屯
集教練仍書報贊曾共爲聲援明加偵候勿使失機
十月戊辰宰臣盧懷慎姚崇等奏曰頃者者吐蕃以
河爲界神龍年中降公主吐蕃遂過河築城置獨山
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吐蕃今旣
叛我此橋旣因毀折橋旣見毀城自然拔臣等望與
郭知運蓋恩貴等計議尅期翦撲從之

四年三月闕內節度薛訥請於夏州加三二千兵宰
相姚崇盧懷慎議曰兵雖不厭多多則費廣降人旣

納甲仗固亦無虞雖欲縱之其將何往况夏州素有馬二千疋兵一千三百人苟能用之足堪鎮遏待一二年後更量宜處分許之

七月以突厥默啜背恩降書於降附突厥等曰三姓葛邏祿大漢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維匍維玄池都督實力胡鼻等卿積伐已來爲國藩捍比緣默啜侵擾中間屢阻欵誠遂能改圖不遠而復每思忠節嘉歎實深已頻遣書當達此意然金山安置雖是舊居未知初來並得好否默啜兇忍神怒天亡豈唯不識朕恩亦乃負於卿等復讐雪恥今正其時度卿

等忠勇之誠披彼殘遺之孽取之有同拾芥滅之何異摧枯兵威暫臨必自面縛故命鴻臚卿鄭嘉祚賫告身袍帶等馳往宣慰便與卿等計會乘其衰弱早就翦除如或因循更令聚結非直有妨於此亦是不利於卿進退籌量固在於速其能捉獲默啜者已立賞格付嘉祚將往宜各勉思以副朝委今寄卿等錦袍鈿帶并刀子礪石至並領取

五年三月庚戌復置營州於柳城詔曰朕聞舞干戚者所以懷荒遠固城池者所以欵戍夷國家往有營州茲爲虜障此北狄不敢窺覘東藩由其輯睦者久

矣自趙翽失於鎮靜部落因此攜離頗見負塗之睽旋聞改邑之歎高墉填塹故里爲墟言念於此每思開復奚饒樂郡王李大酺賜婚來朝已納呼韓之拜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彌嘉稔侯之節咸申懇請朕所難違宜恢遠圖用光舊業其營州都督府宜依舊於柳州置管内州縣鎮戍等並准舊額太子詹事姜師度貝州刺史宋慶禮左驍衛大將軍兼營田都督邵宏鄭州刺史劉嘉言屯田員外郎游子騫等並貞以幹事恪勤在公爰精衆官之選任以一方之後師度可充營慶度支及修築使游子騫爲之副宏可兼充燕郡經畧鎮副使仍兼知修築使事應湏人夫糧等一物已上依別勅處分有司仍速支配師度等並馳驛發遣

七月郭知運大破吐蕃獻俘闕下初帝欲遣阿史那獻爲北蕃主而蘇祿拒而不納乃命王惠宣恩賜慰喻惠未行會安西陽嘉會奏至宰相宋璟蘇頲奏曰嘉會表稱突騎施車鼻施勾引天食吐蕃擬取四鎮見圍鉢換及大石城嘉會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史獻同掩襲臣等伏以突騎施等跡已叛換葛邏祿等志欲討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廷所遣若大傷小

滅皆利在國家成敗之狀卽當聞奏王惠充使本爲
綏懷事意旣殊未可令去望待以西表至續更商量
從之

是月辛酉并州置天兵軍制曰大原薄伐之地勾注
出屯之所兵戈不可以不習亭障不可以不備默啜
鳴鏑之餘自貽泯滅骨咄祿勇殺覆巢之餘仍敢陸
梁九姓等雖類頗親而仇讐久著譬彼西戎已獻郅
支之馘同夫東越初雪會稽之恥深憂復怨固請防
萌况高秋在律胡風振野正可以揚武功順殺氣振
茲地險張我天威宜於并州集兵八萬衆置天兵軍

并州長史上柱國張嘉貞有文武之才勵忠公之操
較陳利害頻奏封章必能料敵於未形臨宜以決勝
可充天兵軍大使并州司馬王喬典禮不易其可用
也右監門衛中郎將薛徽軍旅之事則嘗聞焉竝爲
副左拒遼陽之師右連河上之戍車徒列次鼓角傳
聲俾其雷斷一方雲橫萬里弘茲廟算稱朕意焉
六年二月戊子制曰戢兵始於威武扼險先於要害
以制憬俗用綏遠人九姓等頃立勲庸先除桀鷲列
在蕃服保其疆宇然而獷戎頗近寇盜時侵雖文德
未弘武備素設漢垣通於句注夏屋枕於燕山是稱

近胡諒藉遮虜固可節其萬部成犄角之形屯我六師示張皇之勢其蔚州橫野軍宜移於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漢兵三萬人以爲九姓之援拔曳固都督頡質略等竝望雄蕃緒聲振朔垂戎略旣昭兵旅惟緝各陳武列分統軍政頡質略出馬騎三千人充橫野軍討擊大使同羅都督比言出馬騎二千人充橫野後軍討擊大使廻紇可汗都督移徙頡利發出馬騎一千人充大將軍右軍討擊大使僕固都督曳勒哥出馬騎八百人充大武軍右軍討擊大使左縈右拂先偏後伍作扞雲代指清沙漠宣威料敵度功藏務咨爾庶士稱朕意焉其五都督討擊大使各量給賜物一百疋領本部落蕃兵取天兵軍節度其兵有事應湏討逐探候量宜追集無事竝放在部落營生竝使本軍存問務使安輯應修築所及支運兵馬糧等所司亦與節度使商量處置

六月己丑松漠郡王失活卒降書於契丹衙官靜拆軍副大使可突于曰自從松漠郡王殂歿已遣使弔祭卿蕃部大臣衆情所望事生送死惟義與忠竝敦舊好以副深委近得捍蕃使薛泰表云突厥殺見到

大雉揚言萬衆欲抄兩蕃左手有急右手不助旣在

一身得其自勉力捍時須覺察審防姦詐自從默啜破敗殘賊困窮非時遠來冒死邀利以卿智勇制彼狂愚拉朽摧枯不足爲喻深思此便以効忠功動靜與宋慶禮等籌度勿失事理

九年四月甲辰詔曰制國立軍以爲武備安人和衆諒在師貞必將簡其車徒務其蒐彌不教人戰何以訓兵今寰宇雖寧燧燔時警故設備邊之政更申用武之路其劔南磧西關內隴右河東北通燕薊旣接邊隅是防夷狄據山川險要量寇賊多少分置軍旅足成修備有事赴敵可以拉朽摧枯無事養人可以

拔距投石而將吏非謹甲兵不修加之侵暴仍且役使雖則屢提綱領然猶故忽科條豈法有未明將官無所畏永言此弊增歎于懷又諸道軍城例管夷落舊戶久應淳熟新降更佇綏懷如聞頗失於宜蕃情不得其所若非共行割剝何乃相繼離散旣往者理宜招討見在者須加安全熟戶旣是王人章程須依國法比來表奏多附漢官或洩其事宜不爲聞達或換其文狀乖違本情自今已後蕃臣應有表奏竝令自差蕃使不須更附漢官雖復化染淳風終是情因本性刑罰不中心固不安其有犯法應科不得便行

決罰具狀聞奏然後科繩咨爾軍僚勉我王事兵必
須賈勇奮力馬必須芻牧秩養器仗必須磨礪糧儲
必須贍積馭蕃夷必須以威以恩誓將士必須以罰
以賞辨於旗物稱爾戈矛使有勇而知方將料敵而
嘗勝所謂文武並用國之大經團結十萬衆兵別令
訓習分割數萬匹馬皆有供須什物備陳行裝具足
候時而動我武惟揚俾夫涼風至白露下將以執有
罪覆昏慝弘厥戎略振斯天聲清彼四方期此一舉
其諸軍官吏輒更私役兵及侵漁一錢已上兼失偵
候仍墮教習倉儲或乏器械莫修番部不能安窮寇
不能制有一干犯國有嚴誅事或未同仍令所司作
條件處分

六月己亥胡賊康待賓反北州不安詔曰國家天覆
萬方子育庶彙要荒所列並入提封日月所炤俱爲
臣妾莫不熙我德澤納之仁壽神人以和鳥獸咸若
河曲之地密邇京畿諸蕃所居舊在於此自服王化
列爲編氓安其耕鑿積有年序而翻然造謀構此紛
孽勞我師旅擾其邊隅不思停育之愛坐取滅亡之
道官軍纔及一鼓而潰雖肇其首謀則有元惡然率
以從亂咸爲匪人朕思弘其宥之恩振以好生之

惠伐彼有罪捨其脅從使反側自安胡苟靡獲則講張之釁爾實自取生成之德我則有焉宜令朔方軍大總管兵部尚書王峻宣崇恩命示以柔服諸軍戰士應須酬錄功勳及却投來吐渾党項左右廂降戶雜蕃并胡殘部落或善惡未分或久長取穩若須釐革一事已上並委王峻叙錄處置訖奏聞

十二年七月詔曰懷遠夷納款附國家嘗事也邊塞嚴甲兵備軍旅本職也雖萬方和同不可薄其武備百蠻朝貢不可輕其疆場今年十月東幸維京西北土邊倍宜嚴警其河西隴右朔方太原幽州平盧諸節度使咸宜裹糧坐甲秣馬利兵明教隊伍遠爲偵候使風塵預知邀截有所安我邊鄙威加戎狄賞罰在茲各宜砥礪

十三年帝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噉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二虜叶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

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旣與皇帝爲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若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

十四年五月辛丑於定鎮莫勿滄等五州置軍備突厥

十五年十二月制曰慎守疆場所以備不虞訓理甲兵所以存禁暴列代通典有國永圖朕以虛薄君臨寓縣上奉天道務在於生育下順人心無隔於夷夏柔服四裔底綏萬邦慕義向風盡爲臣妾納貢述職咸赴闕庭唯吐蕃小醜忘我大德侵軼封域抄掠邊鄙言念於茲無忘鑒寐且本設方鎮以防緣邊至於警急宜相救援今故糾合諸軍團結勁卒務令首尾相衛心力叶同張羅網之刑開犄角之勢俾窮寇進

不能犯退無所歸抹馬練兵觀釁而動屯田積穀固敵是求殄戎可期戰勝斯在隴右通共團結馬步三萬九千人臨洮軍團八千人河原軍團六千人安仁白水軍各團一千五百人積石莫門軍各團二千人河西道蕃漢兵團結二萬六千人赤水軍團一萬人玉門豆盧軍各二千人並依舊統領以候不虞更於關內徵驍兵一萬人以六月下旬集臨洮十月無事放散朔方取健兒弩手一萬人六月下旬集會州下十月無事便赴本道候賊所向賊於河西下卽令隴右兵取閭川過朔方合兵取新泉過與赤水軍合勢邀襲令河源積石莫門兵取背掩撲賊於河源下朔方兵從乳漫渡河并臨洮軍兵馬河源軍合勢邀襲赤水軍取背掩撲賊於鳳林關下朔方兵赴臨洮與鄯州兵合勢邀襲河源積石兵取背掩撲所要甲兵遂便支候公私營種且耕且戰各宜訓勗以副朕懷十六年三月丁未制曰隴右河西地接邊寇雖令團練士卒終湏嘗戒不虞如聞吐蕃尚聚青海宜令蕭嵩張志亮等審察事勢倍加防禦當湏畜銳以逸待勞其當賊路其要害軍縣處湏量加兵馬任逐便通融處置仍揀擇有幹略人簡較明爲探候動靜湏知

主將已下若捉搦用心事無不理者當加重賞如廢官慢盜式過乖所者必寘嚴憲仍曉示使各勉職以副所委其晉城壘應築未了者並早令畢功無致延緩關於備守

二十七年正月詔曰過寇防邊在於有備興師訓卒用戒不虞隴右諸軍地當戎虜尤資振耀以壯邊威宜令隴右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大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京兆牧榮王琬自往隴右巡按處置庶弘廟略因達朕懷宜於關內及河東納資飛騎諸色人中揀召取健兒三五萬人赴隴右防捍至秋末無事放還仍

於當道將內詮擇一人與所由相知擇召應給糧賜所司還作條列處分

二十八年三月益州司馬章仇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等通謀都局等遂翻成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帝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每以窺邊積年以來蟻聚爲患縱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秘策不興師旅頒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羗族莫不懷恩讎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笑及於不測睿略通於未

然累載連誅中朝蕩盡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
謂臣等曰卿今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纔降
遂聞克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
有也請宣示百僚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
中羗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嚴
險非力所制朝廷群議不勸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
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
足爲慰也

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及雍州章仇兼瓊遣裨
將率衆禦之仍發中曠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
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爲平戎城

天寶八年六月隴右哥舒翰率河東河西靈武及突
厥阿布思等兵士六萬三千攻吐蕃石保城拔之更
令神武軍分兵鎮守是載又於木刺山置橫塞軍城
及安北大都護府命郭子儀領其後拜武衛大將軍
後移橫塞軍城及安北府於永清柵北築城改橫塞
軍爲天德軍子儀仍爲之使

十三載七月隴右哥舒翰以前年之後收黃河九曲
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郡及神策軍
於臨洮郡之西二百里洮河郡於積石軍之西百里

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太守漢門軍使成如璆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前積石軍使臧奉忠爲澆河郡太守充本郡鎮守使

代宗大曆三年十二月以吐蕃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以邠寧節度馬璘爲涇原節度使鎮涇州以邠寧慶等州隸入朔方時朝議以馬璘孤軍在邠州不足捍蔽遂徙郭子儀軍自河中居邠仍兼邠寧節度令馬璘居涇自是京師寧晏

五年徙置嘗悉柘靜恭五州于山險要害之地備吐蕃也

八年夏城奉天縣以備蕃寇

是年朝議以爲近歲蕃戍入邠寧之後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爲守宰臣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帝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與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壕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收多在青海羽書覆至

已閱月矣令運築竝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與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庭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徙庸車乘畚鍤之器皆具簡較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悞矣帝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

九年四月甲申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如行營引辭於延英殿語及邊事涕泗交集由是中書舍人嘗袞率嘗侍給舍諫議遺補一十八人詣閣門請論事有詔三人一引各盡已懷帝皆畢詞聽納乙酉勅曰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乾坤之覆載體山川之受納立德於太上還淳於至道清淨無事保合太和濟于群生洽於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爭也蓋有德化之所不綏招懷之所未諭不式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暴禁淫之師安人止戈之武則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薄德內愧中夜再興至如易簡寬仁恭默玄淡

素懷所慕終食豈忘然自承統已來屬當多難伊川有盜國之孽朔野有叛君之將江湖海島伏戎數輩其在右武安能解嚴所以請於宗廟親授經略誅誅姦宄摧殄暴強三年之間方內底定此皆皇天佑我烈祖群后戴予一人是用集大勳于國家保萬姓于區夏豈伊寡薄能及此邪每思偃兵姑務柔遠將息馬以論道期舞干而修德而西戎負約間歲犯邊朕嘗棄細過庶弘大體疆臣兵吏亟請長驅屢有誠勅不令掩襲兼約游騎不許擒生庶或誤之亦使還遣固以亭育之義豈隔柔夷綏撫之恩寧殊遠邇故布

文告以訓之叙舅甥以睦之彼亦嘗遣聘臣來修舊好玉帛之禮以至於上國烽燧之候已及於近郊長其無狀昧於事大去冬踰我關隴入我郇邠驅人之馬牛掠人之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乘此不虞翻貽我詐每一興念悼于厥心豈朕不叶於親鄰豈朕有負於息信猶期懲艾未忍討除今大閱甲兵以增扞禦且弘不戰之道用舉備邊之嘗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䟽求繼嘉姻事或由衷義從割愛因之寧遠豈復顧私當罷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儻更侵冒必示威刑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

稽胡鮮卑雜種馬步五萬衆嚴會柁邑克壯舊軍抱
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從汧隴少年凡三
萬衆橫絕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
部兼廣武之戎下蔡之徭凡三萬衆據于朝那過當
路之塞忠誠以盧龍柳城洎在北平漢東諸鎮江黃
申息之師凡三萬衆屯于回中張大軍之援忠誠以
武落別校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
以三輔大嘗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
東淄清河陽幽前總四萬衆分列前後魏成德昭義
永平總六師衆大舒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將資

以千金之費錫以六牧之馬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
有司存素皆精辦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
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經界屯據要衝斥候惟明
首尾相應若能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然自當伐罪
然後眷求統一以制諸部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各敬
爾守無贖武經賞罰之科國有明典宣示中外知朕
意焉

八月甲辰詔諸軍分統防秋將士其淮西鳳翔防秋
兵士馬璘統之汴宋淄青成德軍兵士朱泚統之河
陽永平兵士子儀統之揚楚兵士抱玉統之

十一年正月辛巳加朔方五城戍兵及增修屯田備回紇也

十二年秋詔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泚如奉天行營以備西戎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三十八

備禦第六

唐德宗貞元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疆理猶虞安邊之策必有良算各委嘗叅官具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

七年二月戊戌詔曰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

涇原節度使劉昌請城于茲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故原州屬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今董率諸兵城之度支饋餉旋辰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固之要兵器糧穀頗豐而人安焉

八年中書侍郎陸贄知政事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嘗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戎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動多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

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嘗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至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

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人不堪則險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邊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邊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繇執管理以御其不嘗之勢徇所見而昧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疆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親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疆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決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疆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

序之也又如中國疆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好盟蔑
息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
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疆盛之時圖
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
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紆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
雖非御戎之善經亦時事有不能已也儻或夷夏之
勢疆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
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
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
亦勢力有不能不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于攘太宗
之翦亂皆乘其時而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
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
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向若
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
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
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
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
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
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
敗之大數百代之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

肆恣則必蹙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情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祿山搆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馮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耻力竭蠶織西輸賄幣北賂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蒲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繇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乃固國之本觀彙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求保國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宜物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

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馳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奪嘗之內以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久自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遺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

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權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嘗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圖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署者必量其情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

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奪其氣勢結其恩情拊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施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戎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彊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寔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割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狃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馭之帥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

屈指計歸張順待餉徼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嘗念
戎醜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離亂布路東潰情志
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
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爲無益哉固
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
寔邊兼令展效自贖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
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
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
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
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
精兵抵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嘗在寡弱之輩寇戎
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
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
耳安邊之本所切在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賞以
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
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軌之
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
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
榮而忠寔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
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

令既不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月欲賞一有功齷齪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華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償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以自爲智能褒貶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於相亂人雖欲善誰爲爲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動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憂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旣相執証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摠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盛

疆爲中國甚大者莫大於吐蕃以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二號令不二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疆變化翕關在於股掌之內如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失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難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匹衆散爲弱逸撓離拆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番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

項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
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
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
旣無兵法下臨唯以容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
救焚冀無貼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拆則弱今之邊兵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取在均
濟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寔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
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
闕其材程其勇較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
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
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
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平
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
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
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
爲妻子所分嘗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
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
願優厚踰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

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兵將較詭爲媚
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
饒遂有百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
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
有殊人情之所不能其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
藝劣而衣食優人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
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
之將臣知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
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
兵藉某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
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較其
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
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
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
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旣委其事旣足其求
必然可以覈其不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
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旣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
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已外將軍
裁之又賜鈇鉞亦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

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心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克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

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譙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擒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摠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繇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

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盲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澆膏盲不療而苟啗之以滑其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羨固不可得也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如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

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人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彊食不得不足與夫條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

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師各選臨
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
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竝停罷其三帥部內
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
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乘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
之宜旣得選帥之授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
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引委任之道以宣其
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
行當今之所易則入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夷狄不
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
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
之英鑒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
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贄國家可以立制垂統
之時也時不乂居事不嘗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
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整陳狂愚惟所省擇
帝極深嘉納優詔褒美之

九年三月辛酉將城監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
有備無患先王令典况修復舊制安國封疆按甲息
兵必於在此監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陞東達銀夏西
援靈武密邇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

據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興
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
多虞諸華屢警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
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旣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
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卽安是用弘
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
暫勞孰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
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監豐夏綏銀節度都
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
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
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擇馬步將
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監州左神策將軍兼御史中
丞張昌宜充右神策軍監州行營節度使權知監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杜彥光可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應所板築及緣修城雜役等宜其取六千人充其餘
將士皆列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
修城板築功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監州防秋將
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
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便令旋歸仍賜布帛有
差其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千匹朕情非爲已志在靖

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國陳力忘勞克
 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
 副朕意貞元三年監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自
 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逼郵坊甚為邊
 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屯子遂統
 兵五千兼御史中丞史履澄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役
 也帝念將士之勞厚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劔南山
 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繇是板築之際虜無犯
 塞者及畢中
 外咸稱賀焉

十三年正月辛卯鳳翔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千
 里平戎川築城以備西戎名永信城壬寅吐蕃贊普
 遣使農索昔賚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帝以其豺狼
 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

十七年七月戊寅吐蕃寇監州已丑陷麟州詔西川
 節度韋臯分遣偏將勒步騎二萬出城都西山南北
 九道並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以紓
 北邊故也

憲宗元和元年秋七月壬辰朔宰臣杜佑上疏曰伏
 見近者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跡而公
 卿廷議以為誠當謹兵謂戎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
 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嘗論耳夫蠻夷猾夏唐虞
 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驅之
 太原及境而止誠下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平六國

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于塞外
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內雲擾
實生謫戎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戶口減
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迷而
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
東漸于海惟南與北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爲珍匪求
遐方入貢豈疲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
忠之臣並有佐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於閩越賈捐
之願棄地于朱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
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威振西域宣帝
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爲矯制違命雖有
功效不可爲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遂發兵馬爲國家
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厥默
啜兵彊氣勇屢寇邊城爲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
佺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爲功代莫有二坐望寵
爵宋璟爲相慮武臣邀功爲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繇
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
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黨項小蕃雜處中國本
懷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
善馬或取其子女使賄方物徵爲役徒怨苦旣多叛

昔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爲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有曰國家無使勇猛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彼懷我德革其姦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至仁覆育群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聖保永圖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識昧經綸學非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爲朝廷之老臣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閎芻蕘上陳有黷旒宸伏深惶悚帝深嘉納之

三年正月庚子以將城臨涇詔麟遊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並修整士馬犄角相應從涇原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寔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嘗爲犬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每軍人耕獲屢爲蕃寇掠奪祐請修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爲大利八年七月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領于天德軍

十月辛丑以晉潤鎮兵四千人割屬涇原節度使寅

分靈武道鹽州隸夏州自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先是廻鶻自部落南過磧取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爲廻鶻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爲廻鶻入寇且當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爲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軍置發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帝悉從之

九年五月庚申勅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已後因循遂廢繇是昆夷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弘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略軍置宥

州仍爲上州在郭下置延思縣爲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時宰臣李吉甫又上言國家舊置六胡州在靈鹽界內開元中廢六州置宥以寬宥爲名領諸降戶天寶未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以地形居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穎靈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於是復置宥州理經略軍十五年正月乙未以邠寧節度使李光顏充都勾當修築鹽州城及防遏等使鹽州刺史李文悅爲副九月癸丑麟坊奏發兵百人赴寨門防擬

十月吐蕃入寇東川節度使王涯上言臣當道出軍

經入賊腹背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直抵柵雞城是吐蕃險要之地涯又陳備禦吐蕃事宜曰臣伏見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內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至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庭其於爲國討除使戎人創艾晝夜思忖何補消毫所以悽悽愚心願一陳竭臣觀自古長策昭然可徵在於實造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除其走集此朝之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知之只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靈著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悖亂負恩爲邊鄙患者數矣能南制而伏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而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喻之所以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殊甚則匈奴之銳可得出也一戰之後西戎力衰然後選練驍雄乘便剪滅此誠制戎之一奇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外臣部 二十九

備禦第七

唐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夏州奏浙東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事准詔留其器甲歸其人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甲戌夏州節度使奏於蘆子關北木瓜嶺劔築堡柵以捍黨項之衝其

册府元龜 外臣部

卷之九百九十三

壁壘屋室並出當軍材力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而宥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尤居要害蕃戎畏之

寶曆元年十月靈武上言保靜縣界嘗渠置保一所差兵鎮守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丙戌詔荊州添置夔州雲安縣鎮兵五百人以黔中上言西南蠻動擾故也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迴鶻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

以沙陁退渾諸部落兵擊之帝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李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鶻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陁退渾竝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嘗態必不肯爲國家扞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

助米三萬石俄而廻鶻宰相盟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人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把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陁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得者帝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湏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士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帝然之卽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興心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

四月天德軍使田牟奏以廻鶻犯界出軍三千人拒之中書條奏再請制置邊上其一日請速降中使宣諭生熟退渾黨項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有所獲一任自收仍據殺戮別行優賞二曰自古出師皆有副二以防主將有故便湏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代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助田牟攻討三日田牟都以不曉兵機據奏狀已出三千人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戍虜所長攻城圍守是戎虜所短田牟祇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野戰四口廻鶻馬

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手望於浙西取四
百人宣州取三百人令取河西路赴天德取田牟指
使五日盟沒斯所通誠款未知真偽然早要別加官
爵獎其忠義令遠近諸蕃知朝廷抵責可汗犯順非
是要滅廻鶻六日廻鶻潰散乏糧二年勞苦人心易
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據歸降者許與優賞旋給
食送太原安置並從之

八月廻鶻介可汗過天德至把頭峯北俘掠雲朔北
川詔劉沔出師守鴈門諸關廻鶻首領屈武降幽州
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詔以廻鶻犯邊漸侵內地或攻
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
可否以聞僧孺令百僚議狀以固守關防俟其可擊
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廻鶻所恃者盟沒赤心爾
今已離叛其強弱之勢可見成人獷悍不顧成敗以
失二將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
無繇退擊之便天子以爲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
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爲廻鶻南面招討使以
張仲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簡較工部尚書封蘭陵
郡王充廻鶻東南招討使以李思忠爲河西黨項都
將回鶻西南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

十月丁卯廻鶻頰劫東涇已北賜并州劉沔幽州張仲武密詔曰自廻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曾有勲力平寧之後繼以姻親義在懷柔情深兼愛以旣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息朕無所媿而復顧塞上鼠首雲中間有備雖暫移營稍乘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計殊未還歸朕祗荷丕圖撫臨萬寓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又安豈可畜虺穴於塞垣養蠱毒於懷袖乘其馳突必能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莊王於三谷秦之惠復孟明於一崤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爲巧詐卽須犄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茲委遇時廻鶻可汗宰相相次上表請國家借兵十萬助其收復故地入借天德一城與公主居止及再請米糈羊馬朝廷皆拒而不許自是可汗或近振武保大柵或入朔州把頭峯來往不嘗情計難測尋突入太原部雜掠牛羊人口轉戰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嬰城自守議者以廻鶻嘗質公主以行深入漢界至是密詔諸將遣邀奪公主及擒致可汗故有是詔又授劉沔招撫廻紇詔曰昔東漢中夏旣寧匈奴饑饉邊將請命出塞欲圖刻石之功光武曰柔能制剛

弱能制強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興
歎又以大禹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荒服不至固
存取亂在擇良圖迴鶻項以本國荐饑種維携貳紇
于斯乘其危亂遂覆危巢旣焚老上之廷盡翦名王
之族可汗地遠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勲力喻
以呼韓美志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宜分兵
食收彼疲人令歸漢南方議瞻恤屬可汗久嬰沉痾
首長異心雖隨畜所行而控強深入頗已渝盟邊將
戍臣屢抗其疏策蕃渾部雖咸請其驅除朕以王者
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婁敬之善籌馬邑設權
戒王恢之兵首推誠舍垢亦已踰時况朔塞沍寒有
鞞瘞之患陰山逕路多曲折之難宜以德綏豈勞兵
卒惟爾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旣啓十乘之行必致六
羸之遁咨之告諭方俟成功可本官兼充招撫迴鶻
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兵馬行營兵馬使
權令指揮又授張仲武東面招撫迴鶻使制曰古人
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朕
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旣示遠圖宜恢長算迴鶻可汗
寄託塞上未歸虜廷近者遣使剗門懇陳誠款宋人
病告於子反朝鮮心附於樓船我之信臣實得要領

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鳧藻協誠自升將壇首翦狂虜戈鋌亟聞彗掃牛馬殆至谷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深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益監慕義之心遽奏封章頗申告諭既彼率服寧忘懷柔况虜騎往來疾於風電沙場曼遠介以山川臨敵應機固難統一比衛霍之襲葷狃異道而行辛趙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子廟勝之策在舉旄傑之臣俾爾鷹揚挫其狼顧將服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一乃心敬茲休命可簡較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迴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餘如故王者施行

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李德裕奏曰據地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

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鶻路去今迴鶻破滅又不知
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
鎮守每處不下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
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嘗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
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
爲縱今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
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
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
高氏後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蓋三臣者當自
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况隔越萬里安能救之
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
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擾虛事卽是滅
一迴鶻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

九月丁亥賜黠戛斯勅書曰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
將軍諦德伊斯難珠至覽書弁白馬二疋具悉可汗
降精斗極雄朔漠以爲君稟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
特負英豪之氣夙推驍馭之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
來書云温仲令將軍歸家後漢使不來温仲令去日
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册命自此是可汗
未論此意報答稍遲來信又云道路隔絕蓋爲山川

悠遠未得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
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致書彼此不會
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譯
不同抵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綠飾辭語以此
交歡想每欲思惟先相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
云欲除兩楹間惡刺如此之事最爲嘉言綠迴鶻雄
據北方爲一代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
除窮居大雪讐恥功業旣高於前古威聲已振於北
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孽黑車子不度德量
力敢保寇讐則是侮可汗獨力向化此而可忍孰不
可容况可汗前來訪送公主云上天入地必須覓得
今若捨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長
驅精騎問迴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若
拾遺役無再舉從茲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
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日便被迴鶻
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
事已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
心是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往迴鶻牙帳滅其
大國便保舊居是使諸蕃畏威迴鶻絕望稍近漢境
頗謂良圖所云請發遣兵馬期集去處綠黑車子猶

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
比聞迴鶻深意嘗欲投窟安西至今秋朕當幽州太
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
迴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軍期須如
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諦德伊斯難珠朕
已於前殿函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更不滯留朕續
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冊命之
禮並依迴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隣
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
引遠略春暖想可汗休奏將相已下並存問之黠戛
斯者亦名紇吃斯本前代堅昆國在迴鶻西北自稱
李陵之後初破迴鶻國之時得大和公主以天家貴
種又與國同姓今達千十人送公主至塞上中路爲
烏介可汗所得盡殺黠戛斯使人乃質公主同行及
黠戛斯上表問公主所在及所遣使者十人帝顧問
宰臣議者奏以黠戛斯是迴鶻深讎今烏介可汗尚
須與通和今自將兵馬求殺使者罪人兼討黑車子
容納可汗之罪帝心未決以迴鶻故事自平祿山之
後歲賜絹三萬匹以爲定制又黠戛斯有可汗之名
慮不修臣禮宰臣又奏云今黠戛斯與迴鶻故事不

同未有大功安敢邀利如肯同翅鶻稱臣卽加册命
不爾便停無傷國体兼許爲宗盟可以尊卑諭之令
展子孫之禮帝意已定故降此書

五年七月勅改單于都護爲安北置都護初宰臣奏
曰塞北諸蕃皆爲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
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四年平突厥後於振
武置雲州都督武德五年改爲單于大都督聖歷元
年改爲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爲單于都護其安北
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十年已後移在甘州遷徙
不定今單于都護改爲安北置都護如此制置並循
故事乃有勅從之

懿宗咸通十年十二月勅荆南節度使杜悰據司天
奏有小亭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緣邊
藩鎮最要隄防宜訓習師徒增築城堡凡關制置具
事以聞

後唐莊宗天祐十四年二月

莊宗未卽位尚稱招宗年號

契丹阿

保機攻幽州城中困弊士卒恟懼周德威使人間行
以聞帝憂形於色召諸將議發兵之策帝曰鮮卑百
萬踐暴漁陽德威獨坐孤城計無生路群情恟恟日
望援軍今若出師深虞衆寡不敵且欲伺其機便又

慮失彼一隅今日諸君計將安出李審進曰戎狄無厭唯利是視從古已來嘗爲邊患古公避狄於岐下高宗受困於平城然周垂定鼎之基漢享卜年之慶其後宣王薄伐孝武窮征垂基七百餘里凡夷狄之侵中國皆乘間隙而來或以天子政衰諸侯侵伐兵連禍結樹黨分朋畿甸邦域之中自相矛盾遂有獯戎入爲邊患晉之烏丸鮮卑是也或聖主創業之初方誅暴亂正弭中原之難未遑邊備之師遂有獯戎入爲邊患漢高之冒頓太宗之突厥是也獯鬻之人昧於聽受或因姦臣亡命交構虜庭扇誘禍源指陳利害召戎而至擾犯邊城漢之中行說代宗之僕固懷恩是也擾犯之端其來異勢禦備之道蓋亦隨時夏之卽序古公避狄宣王薄伐秦起長城文景和親漢武窮討皆一時也戎不亂華著於前載王基帝迹皆順天時今大王爲國除兇伏順討逆前無堅陣所向摧鋒阿保機背約渝盟惑虛文進之姦策遠驅戎虜寇我漁陽周德威社稷重臣控茲要害重圍之內唯望援師我若猶豫不前竊恐城中生事如失人喪地虜勢難支須興攘逐之師以決安危之計天命有在阿保機無能爲也如其世道未平我亦不孤於宗

社安民保泰在此一行明宗時爲邢州節度使日樊將軍願以十萬之師橫行絕漠傅介子欲奉單車之師獨制兇酋遠阻山川猶希萬一今阿保機親攜醜類犯我疆場原其獸心本窺貨利雖名百萬之衆勝兵都有幾何止無斥堠之方戰無行陣之法交兵合鬪唯恃騎軍如其長戟交鋒短兵接戰纔聞鼓譟卽已敗亡臣久在雲中備知能否從前料度每在彀中願假臣突騎五千蠕蠕獯戎卽時平盪闡寶又曰去病忘家思平冒頓陳湯奮命願斬郅支豈獨幸於功名實欲傾其臣節古人效一夫之命尚滅獯戎當今聚萬旅之師何憂患難臣雖愚懦請以命先凡戎狄獸心見利忘義以爲玉帛子女可特篋而驅之以爲堅甲利刃可斬木而當之今但蒐選銳兵控制山險良弓勁弩設伏待之虜騎輕佻度險不整一人敗走衆不敢支我但犄角陳兵偃旗卧鼓餌以羸卒嘗以孤軍追奔巖險之中遇我伏藏之卒萬弩齊發則醜類無遺保機之頭坐見懸於蠻卽願假臣精卒一萬庶幾成殄掃之功帝曰苟如其言吾當高枕矣昔太宗得一李靖卒平突厥况予今有三人吾無憂矣諸將奉觴爲壽讌樂而罷四月命明宗率師赴援次于

來音水扼祁溝諸關伺其賊勢自是虜騎不過祁溝
帝又遣闡寶帥師合鎮定之兵以附旣而分領騎軍
夜過祁溝入賊部伍俘擒而還又有燕人自賊中來
言阿保機見在幽州南稍任攻城其軍無營舍皆聚
羶帳以處其衆軍分頭剽掠全無警備馬千百爲群
夜牧邊地枕戈而睡不虞奔逸所獲我人皆以長絙
聯頭繫之於樹中夜斷絙皆得逃去周德威遣人密
書告於明宗言契丹約三十萬人馬牛不知其數賊
以羊馬爲資近聞所食數以大半阿保機譴讓盧文
進已悔其來契丹勝兵散布射獵保機帳前不滿萬
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明宗具其事聞八月明宗
破虜於幽州

同光二年三月鎮州奏契丹將犯塞乃令李紹斌李
從珂部署馬軍分道備之蕃漢內外馬步軍副總官
李嗣源領諸軍屯於邢州

三年二月己卯文思殿宴罷召郭崇韜於文明殿後
議邊事言契丹部族方彊幽州寡弱威名宿將相繼
殂維如非勲望難伏夷人崇韜曰臣未奉聖謨已有
私畫敢不上陳因曰李紹斌雖忠勤盡瘁洞悉燕薊
事情然向來各位未高蕃情恐未賓伏此時彈壓宜

委重臣上曰正吾意也

明宗天成二年九月癸酉北面招討副使王晏球奏准宣差兵士築城於闡溝店初詔城良鄉復詔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塗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四年四月丙辰宣步軍指揮使楊漢章將步騎五千往雲朔巡邊

長興元年正月定州奏於易州界簡行到奇峯嶺北黑兒口修置砦柵已分兵士守把備契丹侵軼故也七月北京留守馮贇奏諸蕃部三千餘帳近振武請添兵控禦

三年二月引進使劉處讓奏相度西路事請修葺故武州以備邊

四月庚申契丹朝貢使鐵葛羅卿辭歸本部帝顧謂侍臣曰契丹遣使求歸薊刺其事如何侍臣對曰薊刺之來此爲我患到今邊患弭息蓋緣此輩受擒若縱其歸則復生吾敵固不可從其請也帝曰苟欲和戎修好不可慮及此也帝意欲歸之會冀州刺史楊檀罷郡檀素部維人尤諳邊事帝召檀以薊刺事謀之奏曰此輩初附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寬慈貸其生命苟若歸之必復正南放箭旣知中國事情爲患深

矣帝曰其實如此非卿吾幾誤計矣

十月戊午帝御廣壽殿謂范延光秦王從榮等曰契丹欲謀犯塞邊上宜得嚴重帥臣卿等商量誰爲可者以聞甲戌秦王從榮奏曰伏見北面奏報契丹族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北面戍卒雖多未有統率早宜命大將帝曰卿等商量定未俱奏曰將較之中唯石諱康義誠二人可行諱素不欲爲禁軍之副卽奏曰臣願北行帝曰卿爲吾行事無不濟卽令宣旨施行及受詔不樂六軍副使諱却遷延辭遜帝曰召義成來遂令宣徽使朱弘昭知襄州事代義誠還

京師

十一月庚辰帝謂近臣曰北面頗奏蕃寇宜令河東節度使李從溫且將兵士至鴈門已來巡撫因令各省副使劉處讓往太原與從溫同出兵師庚寅帝謂新除河東節度使石諱曰卿至河東禦虜之要但有塞斷鵲谷凡諸關防禦守備設法以待之慎勿與之孤鬪

四年三月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殷自爲留後先是河西諸鎮皆言仁福連結契丹嘗約虜使朝廷以虜勢方盛恐與仁福往來若使

深入河西可以南侵關輔爲社稷之憂無有控制之術會仁福死欲移其嗣別鎮命廷師安從進鎮之恐其不從命令邠州節度使樂彥稠宮苑使安重益爲監軍同率師授送安從進之鎮帝又命安重益收聚諸軍先配契丹及親從契丹直兩都並隨重益先是幽州捕送契丹楊隱已下六百人及相次投來者散配諸軍選其尤壯勁者立爲契丹寘其酋長皆賜姓吉而言事者以爲胡虜悍戾不可狎於君側至是契丹首領吉趙實自京欲遁歸奪船過河至深州所繇捕送斬之是日命重益部而出征固所以斥之於外也

四月己亥隰州刺史劉遂凝至帝問所陳密事奏曰臣所部與綏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戶約五千自聞國家攻討夏州皆藏窟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爲衛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其言如何范延光奏曰綏銀戶民朝廷嘗加撫育緣與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從進初至盧關蕃酋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步反襲從進騎從士十餘人幾至不濟柰何以刺史衛隊一二百人制彼狡虜適足爲虜嗤

也况國家之患正在夏州夏州卽平綏銀自然景附如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遂凝之說非也遂凝不能對良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彛超乃次子也長子彛殷爲夏州留後彛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以遂凝恃內助之恩恐併沮其謀則生怨望乃止翼日帝又謂延光曰遂凝之行可乎延光奏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遂凝請立彛殷兼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一遂凝不足惜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許遂凝輕行乃止六

夏新州節度使王景戡奏契丹國左右相牙盧袞與臣書稱被都要鉞偷竊馬三匹速宜送來不然則出兵剽掠范延光奏曰北虜以我夏州未平欲詭文相窺時向初秋所宜防備緣邊戍兵合交番者宜留候秋獲訖令還帝從之

末帝清泰元年十一月辛丑詔諭涇原頌寧岐隴戍兵嘗選練備秦州邊事

二年六月樞密宣徽使劉延皓進涿都馬二十四匹河南馬百匹時偵知北虜寇邊日促騎軍故有此獻欲表率藩鎮也

晉高祖時桑維翰鎮交州吐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舉衆內附帝方通好於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疆欲謀攻襲戎使往返路出於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谷渾相結至是納焉而致於朝旣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疆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帝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姦謀且懼朝廷拂于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局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量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已愧心其或事擊安危理于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隔朝闕未測端倪思陛下頃在弁汾初羅屯種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兇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夷夏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詞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

疆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感聖聰方今契丹未
可與爭者其有七焉契丹自數年來最爲疆盛侵伐
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
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虜北卽今土地
廣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
丹自克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衄以來心沮膽
怯况今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
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
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
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釁端自爲戎首縱使
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沉機則追悔何及
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
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
志於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於突厥繇頡
利之不道方今契丹正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
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孽畜繁庶蕃漢雜用國
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
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苦澁任勞
役不畏風霜不顧饑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
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於

走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軍邊上少則懼夷狄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則必逐寇而速反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廻則禁衛之驍雄疲於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因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旣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僭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彊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已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

寔國家之巨屏卽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闕之意願迴深慮免啓姦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鑿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於聖躬而杜禍防微實資於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辭繁俯伏惟懼於僭踰禪補或希於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帝召使人於內寢傳密旨於維翰曰朕比日於南面之事煩瀆不決今省卿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無憂也

周世宗顯德二年三月庚午朔辛未改李晏口爲靜安軍先是河朔生靈自晉漢已來嘗爲契丹所困每胡兵入寇洞無藩籬帝甚憫之而言事者以爲梁冀之間有胡蘆河東西橫亘數百里然其堤岸非峻不能扼胡騎之奔突帝乃按圖定策於是詔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充徙濬其堤而增其岸仍於河上築壘以屯戍兵是時工未畢而虜至彥超等迎擊退之李晏口者卽河上之要津也故賜以軍額自是之後虜騎雖至終不敢涉河以肆掠繇是河朔生民稍安其居矣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交侵

昔鼂錯有言日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蓋言其同類自相攻擊不煩華夏之兵亦禦戎之良策而雜霸之善利也蓋夫裔夷殊俗天性忿鷙氣類不一嗜欲靡同故先王不以臣畜之而置於度外然其種族

冊府元龜 外臣部

冊府元龜 外臣部

斯眾區落寔繁恃氣力以相高專戰鬪而為務以至強陵弱大侵小稱兵構亂迭為寇掠侮亡攻昧更相吞噬雖復保塞內附參於屬國守約求援聞于有司然亦荒忽之無嘗但可羈縻而不絕又豈足煩王師之赴救

漢高祖初匈奴冒頓單于立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

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

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

為甌脫甌脫作土室以何也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東胡使使謂冒

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

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

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諾言與者斬之於是

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

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大兵破滅東胡王又攻破

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帝昭曰飲器柙盃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

器也何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柶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柶榼即今福榼所以盛酒爾非用飲者也獸子囊器所以澣便者也

大夏而臣之

武帝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於

時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

其嘗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

屬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嚴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

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舉總也言總天下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

尚安所愬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子謂畜為臣子也帝

曰太尉不足與計遂令嚴助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

閩越罷去閩越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粵使人上書

曰兩粵俱為蕃臣母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

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

多猶與也守職約守蕃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遣兩將軍討閩粵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先單于冢墓以報冒頓

之怨於是壺衍胸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東擊破烏

桓至宣帝時西域城郭共擊匈奴車師國城郭謂諸國為城居

者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

為車師王牧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時匈奴虛閭
權渠單于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將軍各萬餘騎

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丁令比三歲入盜
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

無所得平帝時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
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

桓稅故時嘗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買販者皆隨往焉

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
烏桓酋豪縛倒懸之會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

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
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

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歐與置驅同

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
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

宣帝時烏孫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
半精兵人馬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垂哀本始二

年漢發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及較尉嘗惠使護
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

方入五將軍皆無功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
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

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餘萬於是匈奴
 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餘騎擊烏孫頗
 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戶畜產凍
 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
 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
 甚衆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侁

漏臥夷邑

名後更舉兵相攻更迭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

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蜀郡張正持節
 和解興等不從命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薨翁侯人等入匈奴

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

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

去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

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漢還其侍子是時莎車王賢

欲併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

還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

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太守裴遵以狀聞

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

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燉煌愁思皆亡歸賢見漢不出都護益橫焉耆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焉耆王賢又自立其太子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焉耆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繇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嘗賢又徙于闐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闐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軍鎮守其國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兵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

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

數千里漠南地空

二十三年哀牢夷王賢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葦鹿葦人弱爲所擒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沉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葦鹿葦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

二十四年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二十六年南匈奴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

燒當王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竝皆強富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繇是始強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匈奴聞漢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乃遣兵擊之

順帝陽嘉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燉煌太守發諸

國兵及玉門關侯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動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三千人攻後部破之

章帝元和元年北匈奴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乃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

二年南匈奴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匈奴溫犢王遇戰獲其首級而還

又云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

和帝永元八年戊巳較尉索願欲廢車師後部王涿鞬而立破虜侯細致涿鞬忿前部王尉卑大賣巳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

安帝元初四年遼西鮮卑休連等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休連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

延光二年鮮卑王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嶺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柏

縣名屬五原

殺左與鞬日逐王

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柈擊破南匈奴殺漸

將王

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較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

魏文帝黃初中鮮卑軻比能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烏丸較尉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犄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瑁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繇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較尉閭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

而田較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瑁奴往聞使君來卽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羨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

南齊扶南國自晉宋世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邪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間道得達

梁天監中芮芮國破丁零復其舊土先是齊永明中

芮芮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移其居至是復焉
滑國車師之別種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
芮芮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蜀賓焉耆龜茲
疎勒姑墨于闐旬般等國開地千餘里

後魏車伊雜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嘗修職貢
伊雜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
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駝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
獻

北齊文宣天保三年二月突厥破茹王阿那瓌瓌自
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利登注子庫提
竝擁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四年二月
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
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當提等所殺國人復立
庫提爲主十二月突厥復攻茹茹茹舉國南奔帝
自晉陽北討突厥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
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縉帛親追突
厥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隋高祖時突厥沙鉢略與阿波相攻先是後魏末突
厥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
婚於茹茹茹王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

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弟乙息記可汗立又擊破茹茹弟木杆可汗立又擊滅茹茹沙鉢可汗忌弟二阿波可汗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突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南可汗旣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至是連兵不已

開皇六年契丹與突厥相侵先是丹契當後魏時爲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貌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至是與諸部相攻擊久不止

仁壽元年西突厥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

煬帝大業元年西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繇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啞爲小可汗處羅侯每從巡幸江都

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藩突厥所害

十三年真獵國遣使貢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

唐高祖武德末突厥阿史那社爾入侵中國歸而遇延陀廻紇等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爾擊之復爲延陀所敗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吐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陽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

衆十餘萬自稱都富可汗謂其諸部曰首爲背叛破我國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陀而自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爲不孝也何以爲突厥之主乎必先平延陀然後安居爾若天命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畱鎮壓若卽棄去遠擊延陀祇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爾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爲啞利始可汗社爾部又苦兵役多委之逃去延陀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與西蕃結隙不能復振繇是率

衆入貢處其部落于靈州之北

西突厥賀魯者成曳步利設射匱特勒越之子也初阿使那步真旣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統處因處密始蘇歌羅祿卑失五姓之衆咄陸西走乃呼賀魯欲立之以爲可汗遣兵追逐賀魯二三年間遂相侵掠不啻厥居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二姓以賀魯無罪往請射匱射匱怒欲討執舍地繇是三姓率部落隨賀魯有數千人

太宗貞觀十五年十一月癸酉薛延陀盡其甲騎并發同羅僕骨回紇靺鞨奚霫等衆各二十萬率一人馬四匹度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畱精騎以戰延陀乘之及塞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騎兵及奚霫契丹等壓其東境

是年突厥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可汗頻相攻擊咄陸于時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咄陸可汗旣弁其國弩矢畢諸姓心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初咄陸以泥孰啜自擅取

部物斬之以徇尋爲泥孰吸部將胡祿屋所襲衆多
亡逸其國大亂

十七年新羅王遣使上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
數十城乞偏師救助詔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璽書
往諭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不闕朝獻爾與百濟
宜卽戢兵新羅蓋蘇文謂玄獎曰高麗新羅怨隙已
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高麗五百里之地城
邑新羅皆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玄
獎曰旣往之事焉可追論蘇文竟不從

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多彌
可汗大敗之

二十一年五月西蕃咄陸河汗爲郭葛吐鴨俟利發
所破奔于波斯

二十二年六月乙卯吐蕃來獻天竺之捷

九月巳丑新羅爲百濟所攻破其一十三城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新羅王金真德大破百濟之衆
遣使以聞

五年五月大食引兵擊波斯及米國皆破之波斯五
伊嗣侯爲大食兵所殺伊嗣侯之子卑路期走投吐
火羅遣使來告難上以路遠不能救之尋而大食兵

退吐火羅遣兵援立之而還

十月高麗遣其將安固率高麗靺鞨兵侵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發騎禦之戰于新城適會大風高麗放箭風吹竝迴因而陳亂契丹乘之斬首五百級獲馬七百餘疋高麗敗走草乾風勁契丹又縱火迫之颺焰飛起燒殺人馬甚衆契丹聚其屍築爲京觀遣使來告捷帝使宣其露布於朝以示百僚

六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元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等發兵以討高麗以侵掠新羅故也時新羅王金春秋表言高麗與百濟靺鞨相連侵其北境已奪三十三城乞兵救援故遣元振等經略之

顯慶元年三月先是百濟發兵伐新羅新羅拒戰破之殺三千餘人至是新羅王金春秋遣使來告捷

十二月吐蕃大將祿東贊率兵一十二萬擊白蘭氏苦戰三日吐蕃初敗後勝殺白蘭千餘人屯軍境上以侵掠之

龍朔中吐蕃欽陵與吐谷渾不和迺相表奏各論曲直國家依違未爲與奪吐蕃怨怒遂叛以兵臨吐谷渾告急高宗令將薛仁貴郭待封等率衆十餘萬伐之軍至大非川爲欽陵等所敗遂滅吐谷渾

麟德二年閏三月疎勒弓月兩國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闐詔西川都督崔知辯及左武衛將軍曹繼叔率兵救之

玄宗開元八年七月南天竺二國王尸利那羅僧伽摩請以戰象兵馬討大食及吐蕃仍求有以名其軍制玄宗嘉之名爲懷德軍

十四年契丹落刺史普固都及將軍颺哥皆獻戎捷授固都將軍颺哥郎將各賜帛百疋放還蕃

德宗貞元七年九月迴鶻遣使獻敗吐蕃葛祿於北庭所捷及其俘畜先是吐蕃入靈州及爲迴鶻所敗夜焚攻城之械而退

十二月甲午迴鶻遣殺支將軍獻得吐蕃俘大首領尚結心帝御延喜門觀之

十年正月南詔蠻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使來獻捷初吐蕃因北庭與迴鶻大戰死傷頗衆乃徵兵於牟尋須萬人牟尋既定計歸我因其徵兵以襲之乃陽示寡弱謂吐蕃曰蠻軍素少僅可發三千人吐蕃少之請益至五千乃許牟尋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自將數萬踵其後晝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蕃於神川鐵橋遣使告捷且請韋臯使閱其所虜獲及

城堡以取信焉

三月西川節度使韋臯奏南詔異牟尋擊破吐蕃收鐵橋已來城壘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衆十萬餘口

憲宗元和四年九月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奪迴鶻之還國者

文宗太和五年九月豐州刺史李公政奏黨項於黑山劫掠歸國迴鶻差兵馬使僕固全等七人爲賊射殺

七年三月巳酉安南奏蠻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於界內金龍洲下營當管生獠國出兵殺賊千餘騎赤珠落國亦出兵助討

開成三年八月甲辰安南奏得驩州狀申水真獵國差王子領兵馬攻伐環王國今差兵士赴驩州防遏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幽州奏偵得阿保機東攻渤海

九月庚戌有自契丹部降者上言女真迴鶻黃頭室韋合勢侵契丹召北部酋長禦捍

四年正月北面招討使李紹真奏北來奚首領云契丹阿保機寇渤海國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青州霍彥威奏得登州狀申契丹先發諸部攻逼渤海國自阿保機身死雖已抽退尚留兵馬在渤海扶餘城今渤海王弟部領兵士攻圍扶餘城契丹

長興元年正月青州奏羗人押渤海王憲一行歸本國被黑水剽劫今得黑水兀兒狀及將印紙一張進呈

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新州翟璋奏契丹點發新毅蔚等州軍馬與契丹討奚族達刺于今已歸服

五年四月辛亥北京奏契丹于越王進寧掠山後諸蕃退止於青塚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四十一

鞞譯 納質 責讓

鞞譯

王制云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鞞北曰譯此盖王者居域中之大享四海之富莫不來遠人懷殊俗乃傳此徒通八蠻之言語導外臣之嗜欲所以其心上達

我澤下降至於飲食必豐衣服必美或錫之冠帶或授之印綬故得迴面內向欣戴皇仁楛矢東來白狼西入獻彼犀象發為詠歌皆繇此道也

周公居攝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故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

秦始皇時匈奴單于北徙十有餘年姓蠻鞞氏蠻音力金

切鞞音下奚切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音田庚切匈奴謂

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

天單于然也

漢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置交阯郡凡交阯所統雖

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

成帝建始中復株系復音服系音力追切若鞞單于立匈奴謂

孝為若鞞自呼韓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為

孝慕之王其子復株系以下皆稱若鞞南單于以下

直稱鞞也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

存口授浮屠經浮屠正號曰佛隨與浮屠聲相近皆

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

成明道為聖悟服其道者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

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克道備勤濟萬物也

王莽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六人授匈奴單于印綬單于佐姑夕侯蘇為譯

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言曰狼王唐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臣輒令詳其風俗譯其辭

語遣從事史李陵護送詣闕事下史官錄其歌并載夷人本語為注其一日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居

魏權與天合意魏晉吏譯平端劉琨不從我來旁莫支留

聞風向化徵衣隨攘所見奇異知唐柔艾多贈繒布邪毗繼補甘美

酒食推澤攸遠昌樂肉飛招拒屈伸悉備局后蠻夷貧薄

樓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願主長壽馬維子孫昌熾莫釋

其二曰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樓讓反日人之部

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落且陳維聖德深恩亞德渡諾

與人富厚魏菌渡光冬多霜雪紆邪流藩夏多和雨作邪尋螺寒温

時適魏離部人多有曹橋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

莫受萬抑去俗歸德術疊別德心歸慈母仍路孽模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墮墉犁籍憐二食肉衣皮坐蘇邪犁不見

鹽穀莫礪 應麟沐吏譯傳風因譯 傳徵大漢安樂是漢 夜炬攜負歸仁

躡優路仁觸冒險陝雷折 險龍高山岐峻偷痕 藏種緣崖磻石扶路 側祿

本薄發家息落 暇淫百宿到維理歷 髮維父子同賜備華 齒毗懷抱

匹帛懷棗 匹漏傳告種人傳宣 呼秋長願臣僕陵陽 臣僕

和帝永元六年永昌郡徵外教恐乙王莫延慕義遣

使譯獻犀牛大象

九年徵外蠻及禪國王雍繇調禪音 檀遣重譯奉國珍

寶

靈帝熹平二年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晉惠帝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

三本前涼張重華鎮涼州天竺三國重四譯來貢樂器

后秦姚興時有胡沙門鳩摩羅什為典所敬於長安

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辨有淵思

達東西方言北涼沮渠蒙遜鎮涼州時有蜀賓沙門

曇摩讖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

梁高祖普通二年新羅王慕秦始遣使隨百濟奉獻

其俗呼城曰健矣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

亦中國之言郡縣也語言待百濟覆通

後魏道武時太史令晁崇弟懿以善北人語內侍左

右為黃門侍郎是時蠕蠕社崙自號豆代可汗豆代

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社崙卒立其弟斛律號謁苦蓋可汗猶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卒立其季父僕渾之子大檀號牟汗紇升蓋可汗猶魏言制勝也大檀卒子吳提立號處可汗猶魏言唯言神聖也吳提卒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猶魏言唯也吐賀真卒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予成卒子豆崙立號伏名敷可汗魏言葦也豆崙卒立其叔父那蓋號候其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伏圖爲高車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代可汗魏言彰制也醜奴卒立其弟阿那環奔魏國人推娑羅門爲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

明元時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歷二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隨羅辨定之跋隨羅共沙門法業重加釋撰獻文時中散呂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義通辨孝文時羽林監孟威以明解北人之語勅在注作以備推訪

北齊後主武平末侍中劉世清能通四夷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遣突厥可

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新羅王真王遣使貢方物新羅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焉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三月流鬼國遣使余志重三譯朝貢

玄宗開元中安西都護蓋嘉惠撰西域記云堅昆國人皆赤髮綠睛其有黑髮黑睛者則李陵之後故其人稱是都尉苗裔亦有繇然又今改稱紇扠斯者亦是北夷舊號臣案國史叙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旁白山則有契弊烏護紇骨等其契弊則契秘烏護則烏紇也後為廻鶻其紇骨即紇扠斯也繇是而言蓋鐵勒之種嘗以稱紇骨矣其轉為黠戛斯者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不同其或自稱黠戛斯者語急而然耳訪於吏譯云黠戛斯是黃頭赤面義即似為廻鶻所呼今使者稱自有此名未知孰是安祿山解六蕃語為玄帝牙郎

代宗寶應元年加冊廻紇可汗為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逮加毗伽可汗加冊可敦為婆墨光親

麗華毗伽可敦 頡咄華言社稷法用登密施華言到竟含俱錄華言婁羅毗伽華言足意

知婆墨華
言得憐

唐德宗貞元八年驃國王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
譯來朝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閣婆人謂之徒里
樹

文宗開成元年五月勅應邊州今置譯語學官掌令
教習以達異意

後唐李存信惠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
兵勢初爲獻祖親信

晉康福善諸蕃語初仕後唐明宗視政之暇每詔入
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卽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

誥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
周世宗顯德末占城國遣使朝貢所貢表文于貝多
葉簡以香木其言譯之方諭其意

納質

夫四夷稱臣納子爲質其來久矣自漢氏建元之後
窮兵黷武開拓提封北逐匈奴南誅閩粵由是百蠻
懾伏厥角稽顙或內向而請吏或遣子於宿衛武力
之盛振古莫傳然而國帑虛竭生民減半復何補哉
雖後世相公或遵前制豈惟質其種裔習我華風而
又降其部落布之內地暨爲害之深也則五胡亂於

西晉朱耶橫於唐季六月之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

漢武帝建元六年南粵王胡為閩粵王郢所攻漢為興師討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亾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胡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嬰齊嗣立遣子次公入宿衛

元光中大行王恢佐從驃侯趙奴虜樓蘭王樓蘭既降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嘗坐漢法下蚕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

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更立貴人昧察為宛王及貳師將軍之東

旋車東出

諸所過小國聞宛

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歲餘宛貴人殺昧察立故宛王母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

宣帝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彘王入侍甘露元年正月遣子右賢王銖樓渠堂入侍邠支單

于亦遣子右大將駒子利受入侍

元帝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遣衛司馬谷吉送之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子死子雕陶莫臯

立為復株系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諸屠奴

侯入侍

是時康居亦遣子侍漢史失其年

鴻嘉元年復株系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

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留斯侯入侍

元延元年搜諧若鞮單于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

鞮單于遣子右於駱仇揮王烏夷當入侍

綏和元年車牙若鞮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

留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

二年匈奴侍子右股奴死歸葬遣子右於駱仇揮王

稽留昆入侍

哀帝元壽二年匈奴單于來朝帝遣侍子稽留昆隨

單于去到國

平帝元始初單于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

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

侍是時帝幼大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

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

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

廼風單于

風讀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云者其女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

外事乃還其子也一云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

二十五年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

明帝永平十六年春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破呼衍

王天山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在伊州北留兵屯伊吾盧城

明年春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載後復通焉

十七年戊巳較尉耿恭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

英也金于州蒲昌縣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願遣

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

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

後王並遣子入侍車師有後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

六年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自是西

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安帝永初中華單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令止烏桓

較尉所居窳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两部質館築館以受

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子入質

順帝永建五年疏勒國王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

使俱詣闕貢獻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焉耆王遣子入侍

晉武帝太康元年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

四年八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子歸義侯

六年十月龜茲焉耆國遣子入侍

後魏太武正平元年車師國王遣子入侍是時狄道人李寶初欲謀歸款令其子承隨表入質帝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

孝文太和十五年詔立高句麗王雲又詔雲遣世子入朝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子隨使詣闕

唐玄宗開元二年二月壬寅新羅王子金守忠來朝留宿衛賜宅及帛以寵之

是年閏五月戊寅詔曰我國家統一寰宇歷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隩來暨夫其襲冠帶奉正朔顛顛然嚮風而慕化列於天朝編於屬國者蓋亦衆矣我則潤之以時雨炤之以春陽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玄風旣同群物茲遂莫不自天壤窮海域厥角以請吏執贄以來庭皇唐之德於此爲盛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國雖威惠之及自遠畢歸而羈旅之志重遷斯在宜命所司勘會諸蕃充質宿衛子弟等量放還國契

丹及奚延通質子並卽停追前令還蕃首領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卽旋去朕欲以鳥獸咸若華戎俱泰來則納其朝謁之禮去則隨其生育之心推我至誠崇彼大順含弘之施德莫厚焉

十五年契丹遣首領諾括來送質子并獻方物

代宗大曆九年二月辛卯渤海質子大英俊還蕃引辭于延英殿

德宗貞元七年八月渤海王遣其子太貞幹一作真幹來

朝請備宿衛

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放宿衛新羅質子金獻忠歸

本國

十五年二月新羅質子試太嶽中允賜紫金魚袋金士信奏臣本國朝天二百餘載嘗差質子宿衛闕庭每有天使臨蕃卽充副使轉通聖旨下告國中今在城宿衛質子臣次當行之

文宗開成元年新羅王金景微遣其子義琮來謝恩兼宿衛二年四月放還蕃是年十二月新羅國質子試光祿卿紫金魚袋金允夫進狀稱本國王命臣入朝充質二十六年矣三蒙改授試官再當本國宣慰及冊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遂授武成王

廟今

晉高祖天福三年八月青州王建立奏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可之

責讓

夫要荒之服聲教攸暨天子有守在四夷之道春秋著疆以天下之法故威讓之命所以懲其不貢文告之辭所以譴其不庭惟制御之多方在羈縻而勿絕若乃象胥是設言語既通使者載馳要領斯得而乃陸梁負約桀驁渝盟鼠首多疑狼心肆恣或自相殘孽或敢行侵叛憫其類之所愆慮我邊之有聳錄是

布之言令昭以刑德示曲直之旨諭誅賞之意故有革心改圖厥角謝罪者矣

漢武帝太初中樓蘭王遣一子質漢一子質匈奴後

貳師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

因樓蘭候漢使后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將兵屯

玉門關為貳師後距後距者若後以拒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

帝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以文簿一責

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

居漢地帝直其言遣歸國

宣帝時賜烏孫大吏大祿大監金印紫綬使尊輔大

昆彌星靡星靡死子雌栗靡立為小昆彌後未振將使人刺殺之漢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音寔入匈奴界

寇盜匈奴擊敗之卑援寔恐遣子趨逐為質匈奴音遂

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較尉公乘

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

詔遣歸

後漢順帝永和中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思居細等

背叛中郎將梁並等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

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

謝罪

隋高祖開皇六年契丹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

厥相侵高祖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

十七年賜高麗王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奠

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

使人歲嘗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旣人臣須同

朕德而乃驅逼鞅鞞固禁契丹諸蕃頓顙為我臣妾

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大府工人其數不

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

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
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蕃本欲問彼人情教
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
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
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
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
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寧自猜疑嘗遣使人密覘消
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繇朕訓導不明王之愆
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
正之典自化爾蕃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
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
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否王若酒心
易行率繇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
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
俱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勿加兵自餘蕃國謂朕何也
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
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
前後誠勅經歷十年彼則侍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
悖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
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久

安人臣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繇多力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體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二月旣破薛延陀是月延陀使者辭還太宗謂之曰語爾可汗延陀爲大突厥爲小爾責突厥羊馬又勒首領侍衛我今最處尊大亦須徵發於爾我旣不爲爾安得妄作爾云突厥部數竊羊馬犬鼠之盜何國無之執而加罪足以懲誠豈得將兵踰漠違負要約耶我國家西越昌海東踰遼澤緣邊州郡列屯將士亦猶延陀有四面可寇至便擊朔州道總管爲大度設引兵欲入長城輕軍往問會無報荅控弦馳突輕我師衆致此狼狽爾誠自取我邊方馬士一麾雲集今青山甲卒未盈三千斬將擐旗猶能若是舉措利害爾當自思

二十年十月壬申詔曰高麗餘燼謂能悔禍故遣停兵全其巢穴而竟頑戾性殊未革心前後表聞類多不實每懷詭詐罪極難宥見朕使人又虧蕃禮所令

誨云莫擾新羅口云從命侵凌不止積其姦惡嘗苞禍心蓋天攸棄豈宜馴養自今已后勿聽朝貢

高宗時吐谷渾爲吐蕃擊走投涼州請附內地吐蕃大臣祿東贊亦屯兵於青海之地遣使人諭仲琮入朝上表稱吐谷渾之罪仍請和親高宗不許之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璽書以責讓之

德宗貞元十三年正月吐蕃贊普遣使農索昔齋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德宗以其豺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

武宗會昌四年十月賜黨項詔曰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爲我赤子編于黔黎牛馬蕃孳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効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于綏緝因緣微斂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總元戎所冀群帥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冤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和寧如聞莫顧恩私遂懷憑恃攘奪不避于官物驅掠罔憚于中人擅用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輒此鴟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弊今再爲條制各使得宜却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事有冤濫政乖公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

必與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曉示當體朕懷初黨項自貞觀五年詔開河曲地爲六十州內附者三十萬口有大酋長拓拔赤詞者與諸首領歸款朝廷以爲松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是從大積石山已東並爲中國之境歲來朝覲及武宗卽位以破迴鶻之衆塞上紛擾慮邊將統押不得威重故以皇子德王愕遙鎮朔方道節度充管押西北諸蕃部落使時曾遣中使宣撫或爲戎騎所掠故有是詔戒之

後唐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十四年二月新州編將盧文進殺其帥李存矩叛投契丹寇我新州先是契丹阿保機當武皇時屢盟於雲中面相約束款塞交歡義爲弟兄急難相救彼無侵苦至是容納叛臣渝盟犯塞使讓之曰畫野離疆雖有華戎之別惟忠與信不違蠻貊之邦契丹王氣稟貞剛心懷仁義爲天山之貴族據玉塞之雄藩恩加辮髮之鄉威讐控弦之俗往者降情修好款塞通盟各守封疆交陳贄幣錦車使者掌馳問遺之書牙帳賢王頗識會同之禮關山無事風馬有歸青塚路邊罕有射鵬之騎受降城北更無遺鏃之憂永保初終不渝信誓近者盧文進

潛圖克逆苟避誅夷苞姦蘊惡之情何方可保有父
有君之國皆所不容契丹王未始苞藏專聽誑惑黨
一夫之罪惡絕兩國之歡盟縱彼犬羊窺吾亭鄣徒
封牛耳難保獸心輒將左袵之徒幸我中原之利見
蒐兵甲決戰西樓暫勞車騎之師佇見橐街之首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外臣部 四十二

狀貌 技術 勇鷲 悖慢 怨懟

殘忍

狀貌

夫戎狄蠻夷各處其極東西南北咸有所稟豈惟嗜
慾不同抑亦形貌有異盖天意所以分夷夏別族類

也或自傳譯狀彼酋帥或因朝貢驗彼使人良史存之亦圖式之盛也

夏禹時汪罔氏之君曰防風氏禹致群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

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檀也

周頃王時鄭瞞國君長狄僑如防風之弟兄三人佚

宕中國伏僑更也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強瓦石打摘不能虧損叔孫得臣

最善射者也射其目一云富父終甥搆其侯以戈殺之身橫九畝廣

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

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休音許明切磾音儲磾音低

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

晉吐谷渾之子吐延身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羗虜憚

之號曰頊羽

梁毗騫國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以來不死南

方號曰長頸王國

後魏光城蠻田益宗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畧貌狀舉

止有異嘗蠻

北齊突厥木可汗俟斤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

黃眼若琉璃

後周突厥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

隋文帝時突厥葉護可汗長願僂背眉目踈朗

唐太宗貞觀中以阿史那思摩為利苾可汗建牙於

阿比思摩者頡利族人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

不類突厥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嘗為夾

畢特勒終不得典兵

高宗顯慶四年蝦夷國遣使人朝其使鬚長四尺

龍朔三年百濟西部人黑齒嘗之來降嘗之長七尺

餘驍勇有謀畧

德宗時吐蕃徐舍人為大將身長六尺餘赤髮大目

技術

夫究技術之妙所以事於上通方術之旨所以濟乎

物中古而下代有其人若乃生蠻貊之邦稟雋異之

氣性識聰悟講習精篤或作為幻戲或研覈星曆或

餌藥以養命或鑄金而擅譽以至留神書畫玩志博

奕莫不幸止中國盛一時之觀聽者焉

漢西域大宛諸國武帝時有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黎軒眩人獻於漢

眩讀為幻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烏弋山離人善眩

讀眩為幻

後漢揮國安帝永寧初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

唐婆羅門方士郡羅延婆婆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待館之於金鷄門內造延年之藥

蜀賓國王葛邏達支特勒玄宗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經及秘要藥方

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開元七年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專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

慕闍親問臣等事意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共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其長男吉獵顛

倭國以德宗建中初遣大使真人興能自明州路奉表獻方物風調甚高善書翰其本國紙似蚕繭而緊滑人莫能名

日本國以宣宗文中二年遣王子來朝王子善圍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揪玉局冷暖玉碁子盖玉之蒼者如揪木色冷暖者言冬温夏凉人或過說非也時王子至二十三下師言懽辱

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
伏不勝固謂禮賓曰此第幾手也禮賓曰第三非其
第一手也王子曰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
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者其可乎王
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敵大國之三信矣

後唐契丹東丹王歸中國明宗賜姓名贊華尤好畫
及燒金鍊汞之術始泛海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樞
密使趙延壽每求假異書及醫經皆中國無者

求康王兀欲即東丹之長子也後改名聿好行仁惠
善丹青尤精飲藥

勇鷲

夫蠻夷戎狄其俗不同桀鷲荒獷所稟亦異殺伐爲
事爭奪爲功莫不以材力相先鷲勇相尚角騎射之
工競馳逐之利名出種族氣凌部落又豈知仁義爲
善哉

漢匈奴冒頓頭曼

莫切

單于太子初質於月支而匈奴

急擊月支月支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亾歸頭
曼以爲壯令將萬騎

烏桓豪人扶漵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
率衆君西西羗無弋爰劔曾孫恁子研至豪健故羗

中號其後爲研種從爰劔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

後漢句驪王宮勇壯數犯邊境

夫餘王其先北夷索小離國王侍兒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降因以有身生子名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因走至夫餘而王焉

魏高句麗王位宮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害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

鮮卑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恠以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因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畧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亾錄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

烏凡蹋頓驍武邊長老皆比之昌頓恃其阻遠敢受

亾命以雄百蠻

晉吐延吐谷渾之子也性倣儻不群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氍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猜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羗酋姜聰所刺劒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羗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

宋突厥攝圖一號沙鉢罽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

獵於掌代之間畧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齋尾舌以獻

又云攝圖才吾之子長而且雄國人皆知莫敢拒者

唐馮盎高州良德人代爲本郡太守領武德初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況寶徹等並受林士弘節度殺害隨官盎率兵擊破之旣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自爲渠帥盎趨往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爾等頗知我否賊多棄戈肉袒而拜其徒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貞觀中羅賓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爲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

逼盜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

馮智載高州都督益之子也少有籌畧撫衆得其效死川洞酋師多願隸之大業末隨父至雒陽仍領本鄉驍果宿衛及江都難作智載結其所部逃還是時群盜蜂起嶺嶠路絕智載具戰所向無前至高涼俚師推之以爲謀主尋而益至拒守者不之前智載就迎乃獲進

廻紇菩薩勁勇有膽氣每對敵臨陣必身先士卒西突厥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

晉高麗國王王武勇而多力能伸屈鉄鈎

悖慢

傳云夷蠻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古之制也逮漢而降夷狄寢驕種類滋蕃悍驚難制其有穹廬之長椎髻之豪懷之以文而不賓和之以親而不庭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厭或肆用桀心專圖存食亾蕃服之禮任忿鷙之性不式戎索踞俟王臣雍闕遠人誘納亾命爲抄掠之患形褻嫚之辭故聖王畜之若鳥獸毆之若蟲蟲示之以威武接之以禮讓羈縻而不絕者誠制御之遠畧也

漢尉他為南越王高祖以中國初定使陸賈賜尉他

印賈至他推 音 魼結推 音 箕踞見賈

匈奴單于武帝征和四年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

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

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為妻閩讀烏 闕同 歲給遺我藥酒萬

石稷米五千斛以藥為酒味尤 亂稷粟米也 雜繒萬疋它如故約

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

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

使者曰然廼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

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爾

孰與昂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嘗妻後母禽獸行也

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

朝鮮王衛滿傳子至孫右渠滿死傳子于傳孫 右渠者其孫名也 所誘

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

又雍闕弗通辰謂辰韓之國 也雍讀曰雍

罽賓國武帝時始通其王烏頭勞自以絕遠漢兵不

能至數剽殺漢使剽切也音 頻妙切

烏孫昆莫居西域武帝時令張騫齎金幣往賜見騫

如單于禮昆莫自比 於單于 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

則還賜還賜謂將賜 物還歸漢也 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南夷且蘭君武帝時南粵反帝使馳義侯因犍為發

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

虛而旁國來寇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

郅支單于既殺漢使谷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

強遂西奔康居康居三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

康居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倚音於綺切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

產毆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

郅支單于且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

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

賴水中支解謂截其四肢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

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胡廣云康居此可一千里

有國各奄蔡一名合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嘗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切不敢不予

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尸也郅支困辱使

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屈願歸計疆難

遣子侍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

樓蘭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嘗主發導負

水僭糧送迎漢又數為吏卒所寇徵艾不便與漢通

艾讀日後復為匈奴反間間音居數遮殺漢使

唐居成帝時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

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相輸遺交通如故亦胡侯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役使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飲音盡禁切啗音徒濫切故為所省以夸旁國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

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言單

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不通使令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

南匈奴單于以光武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南匈奴單于與共連兵復權立盧芳使人居五原帝初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肩頓對使者辭語悖慢南齊太祖建元一年芮芮王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帝書欲伐魏謂帝足下自稱吾獻獅子皮袴褶皮如

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獅子皮乃扶拔皮也

隋倭國王多思此煬帝大業三年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唐突厥始畢可汗高祖舉義兵遣兵助軍及平京師自恃其功益驕踞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其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帝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

突厥頡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

吐蕃以貞觀中遣使求婚太宗未之許及破土谷渾諸羌乃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甲云來迎公主又謂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於我卽當入寇遂進攻松州

龜茲王伐疊貞觀中臣於西突厥安西都護郭孝恪來伐焉耆龜茲發兵援助自是職貢頗闕伐疊死其弟訶黎布失畢代立漸失蕃禮

朱邪孤注以高宗永徽二年殺招尉使果毅都尉單道惠而與賀魯魯連和

突厥默啜以中宗神龍二年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帝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

吐蕃以玄宗開元中自恃兵強每通表疏求敵國之禮言詞悖慢帝甚怒之

迴紇以肅宗寶應三年閏正月巳酉夜十有五人犯金口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能禁

迴紇登里可汗毗伽闕可汗少子也代宗初卽位以史朝義尚在河雒遣中使劉清潭徵兵於迴紇乃以

雍王爲兵馬元帥以殿中監樂子昌與前朔方節度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充元帥判官兼掌書記給事中李進兼御使中丞克元帥行軍司馬東會迴紇時迴紇營於陝州黃河北雍王領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禮倨子昂辭以元帥是嫡孫兩宮在殯不合有舞蹈迴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爲兄弟今可汗卽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辭以身有慘禮不合行人報云元帥卽唐太子也太子卽儲君也豈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前舞

蹈相拒久之車鼻遂引子昂李進少華魏琚各榜捶一百少華琚一日而死以王少年未諳事放歸本營吐蕃以代宗大歷二年十一月遣其首領論立界和蕃使薛景仙來朝景仙奏曰臣見吐蕃贊普于延葛川語臣云請以鳳林關爲界帝不答

迴紇以大曆六年正月於鴻臚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繇官禁止反怒毆以三百騎犯含光門朱雀門是日皇城諸門盡閉帝使中使劉清潭宣慰乃止七年七月癸巳擅出鴻臚寺入坊市強逐長安縣令邵說於含光門之街奪說所乘馬去而說脫身避走所

繇不能禁九年九月壬寅鴻臚寺迴紇擅出寺白晝殺人所繇禽之特詔免罪又十年九月戊申迴紇白晝刺人於東市人執之拘於萬年縣其首領赤心聞之自鴻臚寺馳入縣獄劫囚而出砍傷獄吏

渤海以憲宗元和二年進奉端午使楊光信逃歸潼關吏執以至鞠於內仗

點戛斯以武宗會昌初破迴紇自稱李陵之後與國高姓令達干等十人送太和公主至塞上烏介途遇點戛斯使達干等並被殺太和公主却歸烏介可汗乃質公主同行南度大磧至天德界奏請天德城與

公主居

怨懟

夫戎狄無厭本乎桀驚之性國家有道存夫羈縻之方然而恃險與遠財利是顧制御或失驕慢遂滋揚言怨尤輕背約束大即寇盜如故小亦偃蹇自恣斯蓋蠻貊之常態邊塞所預防者也

漢南粵云尉陀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陀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陀乃自尊號為南粵武帝

匈奴郅支單于宣帝時郅支以呼韓邪破務降漢不

能自還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繇

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下令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偁起利切令音零兼三

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

江迺始等

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漢末王莽奏中國不得有二

名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厚

賞單于從之後莽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

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詔令上故印綬單于遂解故

印綬授漢使受新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漢

使陳饒謂諸將帥曰單于如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詞說所能拒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乃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人求故印漢使示以故印匈奴求稅烏桓不得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寇擊諸國莽於是分匈奴爲十五單于

後漢莎車國王賢遣使貢獻請都護光武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

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繇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

匈奴建武中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後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繇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畧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

唐南詔蠻高宗時其渠帥來朝其後孫閣羅鳳立襲雲南王時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張虔陀爲雲南

太守仲通福急虔陀又遣人罵辱之羅鳳忿怨因攻圍虔陀殺之自是閻羅鳳北臣吐蕃

默啜則天時冊立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初高宗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言辭甚慢

尸利佛誓國王渤順玄宗開元十年遣使獻表論邊吏凌侮言甚切至

迴紇以代宗大曆之後恃功屢遣使督和市繒帛十三年寇太原德宗卽位使中官梁文秀告哀且修舊好可汗移地不爲禮

德宗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嘗魯與吐蕃使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初至蕃魯與其使崔漢言曰來勅云所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甥少物信至領取我大蕃與唐國舅甥爾何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爲界其盟約請依景龍二年

吐蕃尚結贊德宗貞元中陷夏州簡較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澣爲入吐蕃使澣至鳴沙與尚結贊相見

詔問其違約陷鹽夏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被牽
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上請修舊好又蕃軍頃
年破朱泚之衆於武功未獲酬償所以來爾

殘忍

慘毒安忍疾之已甚桀驚荒獷死而不弔其有族類
斯熾威儀固攝天資狡惡不嘗喜怒甚者滅親以自
立次乃虐衆以求附聚封割而為樂肆焚灼而逞志
芥視老弱獸飲膏血服習凶器暴殄天物間以小怒
亦成淫罰中國所以懲禦備守蓋謂此也

漢匈奴冒頓單于為太子時作鳴鏑

音嫡 髒箭也 髒音呼交功 習

勒其騎射

勒其所部騎 皆習射也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

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
自射善馬左右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
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

匈奴握衍胸

音 劬

鞮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間權渠單

于時用事貴人邢未央等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
附

魏高句麗王位宮生而日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大
果凶雷數寇鈔國見殘破

晉林邑王文以前王范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

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永和三年率衆攻信日南太守
夏侯覽以尸祭天

隋吐谷渾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
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
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引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
謀洩爲其父所殺

唐竇王吐蕃贊府姓不夜名器宗弄讚太宗時爲其
君長用刑嚴峻喜怒無常每月異國賓客驅野馬犁
牛於前弄讚馳以劍斬之首墜於前側用以爲歡
突厥可汗默啜則天時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

百姓盧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則天乃立廬陵
王爲皇太子克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
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迴道而去
所迴殘殺不可勝紀

迴紇登里可汗代宗卽位初助國討史朝義旣至東
京以賊界肆行殘忍士女懼之皆登聖善寺及白馬
寺二閣以避之迴紇縱火二閣傷死者計萬累旬火
不滅

後唐契丹東丹王歸中國明宗賜姓李名贊華嚴刻
馭下姬僕小有過者卽挑目火灼妻夏氏畏其慘毒

竟離婚爲尼又好飲人血左右姬媵多刺其臂以吮之

晉契丹阿保機少帝天福九年入寇陷具博及畧諸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以服章及戚城小戰不勝博州大衄青州阻絕遂大怒華人所俘百姓屠死者不可勝紀成擒軍士皆炮烙之開運二年又犯廣晉州西北界邢維磁三州虜殺殆盡束蘊於大桑樹炷火燒之仍詫樹曰我知紫披襖出於爾身豈容汝活邪

漢高祖初自汴北迴陷相州殺留後梁暉遂屠其城翌日北去命高唐英鎮之唐英閱城中遺民得男女七百人而已乾道中王繼弘鎮相州於城中得髑髏十五萬殺人之數從可知也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止

外臣部 四十三

姦詐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脩其教而不易其俗故知桀鰲
詭詐荒服之性也懷柔率服中國之道也彼俗不與
諸夏同則此教不可一揆理仁義不通廉耻遂絕虺
毒獸狡吞噬為心爭先競逐貪婪是務見利忘義棄

德背恩侵凌寇鈇何代能悛固當修誠厚餌結其野

心多方預備防其竊發雖姦詐百端已在吾彀中矣

漢閩粵君搖都東甌世號東甌王後數世孝景三年

吳王濞反欲從閩粵招粵令從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

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武帝元鼎五年南粵反閩粵王餘善上書請以率卒

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解者

自說若今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遣使與相知

匈奴且鞮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

我夾人行夾人尊老之稱也行音乎浪切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

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烏孫國治赤谷城孝武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再出天

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

端不肯前

南粵王趙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

南擊邊邑南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

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

詔之於是武帝多南粵義多猶重也守職約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

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越王第餘

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南粵諭意南
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與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
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
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與兵誅
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
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書切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
見

匈奴烏維單于孝武元鼎中數使使好辭甘言以求
和親漢使王烏闕匈奴王烏比地人習胡俗單于愛

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言為王烏

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

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漢嘗遣公

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品為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

擾邊今乃欲反古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言遣太子

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切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

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調古論也欲多得漢財物給王

烏曰吾欲入漢給詐也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

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

吾不與誠語誠信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

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送其喪厚

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特但殊無意入漢

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宣帝時遣一子質漢

漢亦遣一子質匈奴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

歸得立為王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

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

曰先王遣兩子入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

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

呼韓邪單于成帝河平元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

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河東之縣伊邪莫

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

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

永議郎杜欽議不可納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

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爾遣去歸到官位

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太子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

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烏累單于咸立貪王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

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

王莽建國四年斬成子登於長安市怨恨

虜寇從左地入不絕

入為寇而虜掠

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

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爾

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

二年五月莽復遣王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

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

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嘗車

縣亦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

至塞下單于遣雲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

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論說改其號匈奴曰恭奴單于

曰善於賜印綬封骨都侯雲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

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

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雲當今自差與之

差其次第多少

後漢南匈奴單于安國和帝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

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

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遣將兵出塞掩擊北

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

不附安國繇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

外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

同謀議安國既亡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

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

事師子輒稱病不往定襄太守皇甫稜知之亦擁護

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

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後知徽

崇失和皆徵下獄死安國既為骨都侯喜等為所殺

師子乃立為單于以其右温禺犢王烏居戰温禺犢王各烏

也居戰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

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

大秦國王嘗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絲與之

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

後趙石季龍伐遼西鮮卑段遼遼於密雲山遣使詐

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外迎勅秋曰受降

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於慕容皝皝曰胡貪

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

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眾三萬

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

驚怒方食吐哺乃削秋官爵

後魏蠕蠕王阿那瓌來朝及其還國也境上遷延仍

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賑恤那瓌執孚過柔

互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

纂追討不及

北齊阿至羅別部東魏興和元年十一月遣使請降
神武爲大將軍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隋奚本日庫莫奚隋高祖時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
入朝或通或絕最爲無信

突厥始畢可汗啓民之子也大業十一季來朝於東
都其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
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
畢引去繇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
走之

百濟國王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

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
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
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
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
明年六軍度遼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

唐初突厥強盛武德八年三月聲言爲寇命秦王率
兵自潞州掩可汗之牙帳後無寇而止突厥車鼻可
汗當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
延陀爲可汗車鼻不敢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陀爲人
勇烈有謀畧頗爲衆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密知

其謀窳於舊所

阿史那賀魯貞觀中以執舍地處見昆婆鼻三姓兵
衆歸朝拜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落於庭州
莫賀城其後招攜離散廬帳漸多及太宗晏駕謀欲
襲取西庭二州刺史駱弘義覺而表言之高宗遣通
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賜以弓矢雜物寶明因說
賀魯令長子唾運入朝宿衛唾運既行中悔屢欲子
叛走寶明內防禦而外誘諭羈以至京授右驍衛中
郎將尋又放歸唾運因說其父擁衆西走遂據咄陸
可汗之舊地建牙入十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
汗其咄陸弩矢畢下十姓悉歸附之總有西域之地
高宗咸亨三年吐蕃遣其大臣仲琮來朝帝問曰我
遣薛仁貴等安輯慕容之衆吐蕃掩其不備伏甲擊
破之旣又寇逼涼州欲陷城堡其故何也對曰臣受
命貢獻而已攻戰之事非臣所得預聞也帝竟厚賜
而遣之又遣都水使者黃仁素往吐蕃報聘帝以仲
琮非執權之臣又不乞和故輕其使仁素竟不得其
情實而還

儀鳳二年二月工部員外尚書高臧加授遼東州都
督封朝鮮郡王遣安輯高麗餘衆高臧旣至遼東潛

與靺鞨相通謀叛事覺召還配流邛州并徙其人散於河南隴右諸州貧弱者留在安東城傍安置

默啜以則天聖曆元年上言有女請賜親則天令淮陽王延秀就納之爲妃仍令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鸞莊攝司賓卿大齋金帛送赴虜庭延秀行至突厥默啜南庭閻知微楊鸞莊潛有異志密受默啜令騎兵數千圍延秀拘之別所乃僞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襲伐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將軍慕容玄勣以兵五千人降之賊軍繇是大振俄又進寇媯檀等州

吐蕃以玄宗先天中遣使厚遺鄯州都督楊矩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矩遂奏與之吐蕃旣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後率兵入寇

代宗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請和遣宰相元載杜鴻漸等於興唐寺與之盟秋七月僕固懷恩誘其衆又南犯王畿

尚結贊吐蕃宰相也德宗興元元年西平王李晟之鎮鳳翔也尚結贊頗多言謀尤惡晟乃相與議曰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等爾三人必爲我憂乃行

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旣和則請盟復因會以劫
瑛因以賣燧貞元二年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
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故來何不持
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間晟三年五月册拜晟
爲太尉兼中書令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
六月罷河東節度馬燧爲司徒竟中結贊之計至貞
元三年四月景寅入吐蕃使簡較右庶子兼御史中
丞崔澣至自鳴沙初澣至鳴沙與蕃相尚結贊相見
宣詔問其違約陷鹽夏二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
被牽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中請修舊好息人
蕃軍頃年敗朱泚之衆於武功未獲酬賞所以來爾
及徙涇州其節度使閉城自守音問莫達又徙鳳翔
請通使於李令公亦不見納又遣康成王眞之來皆
不能達大國之命日望大臣充使庶展情禮實無至
者乃引軍還及鹽夏二州之師懼我之衆請以城與
我求全而歸非我所陷也今君以國親將命若繼好
復盟蕃之願也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惟命是聽君
歸奏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
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
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

主此盟會涇原節度李觀亦請同主之又同章表帝聞澣誘賂蕃中給役者求其人馬真數凡五萬九千餘人馬八萬六千餘匹可戰者僅三萬人餘悉童幼備數而已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又兼御史中丞入吐蕃使令澣報蕃相尚結贊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令告尚結贊以鹽夏二州歸於我然後就盟帝疑蕃情不實以得二州爲信馬結贊本請杜希全李觀同盟將劫執二節將乘其銳來犯京師希全等旣不行又欲劫執渾瑊長驅入寇

其始謀發露如此及瑊充會盟使統諸道兵馬二萬人赴平涼壇與吐蕃大將尚結贊等會於壇上吐蕃背約虜劫會盟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判官鄭叔矩判官路泌歸奔袁同直裴頴等獨瑊得他馬奔涇州後唐契丹主阿保機莊宗同光四年正月戊寅遣使梅老鞋里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四匹時阿保機將寇渤海僞修好於我虜乘虛掩擊故也

明宗長興四年六月己未新州王景戡奏契丹國左右相牙盧克與臣書稱被都耍鎮偷竊馬三匹速空送來不然則出兵剽掠范延光奏曰北虜以我夏州

未平欲詭間相窺時向初秋所宜防備緣邊戍兵令
交番者宜且留候秋穫訖令還從之阿保機長子東
丹王突欲歸國明宗賜姓名贊華出鎮滑州在鎮多
行不法頃之入覲乞留闕下明宗許之復遣使就第
問所欲贊華附奏曰臣願爲許州節度使明宗欲從
之樞密使范延光以爲不可乃止明宗促令歸滑贊
華謂使者曰若須令赴舊地當自裁爾使者以聞明
宗不悅召而證之贊華曰臣不言自裁曾言乞削髮
爲僧使者引統軍李從晷爲證贊華以手畫空曰使
者之言如水上畫字何可據耶明宗優容之

晉少帝開運二年八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爲書與樂
壽監軍王繼願以本城歸順直言城中蕃軍不滿千
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以爲內應又云今秋苦雨川
澤漲溢自瓦橋以北水勢無際戎王已歸本國若聞
南夏有變比遠阻水雖欲奔命無能及也又繼繼有
密奏苦言瀛鄭可取之狀先是前歲中車駕駐於河
上曾遣邊將遺書於幽州趙延壽勸令歸國延壽尋
有報命依違而已是歲三月復遣都鄴杜威致書於
延壽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雒州軍將趙行實齎
書而往潛申款密行實曾事延壽故遣之七月行實

自燕迴得延壽書其言久陷虜庭願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卽投身南去叙致懇切詞旨綿密時朝廷欣然信之復遣趙行實計會延壽大軍應接之所又有瀛州大將遣所親齎蠟書至闕下告云欲誅翻變以本城歸命未幾會彼告變者事不果就至是瀛州守將劉延祚受戎王之命詐輸誠款以誘我軍國家深以爲信遂有出師之議

周契丹永康王兀欲自漢末遣使寓書於漢少帝會漢室有蕭牆之亂周太祖登極時邢州節度使劉訶馳送虜使至闕周太祖覽其書欲因便以和之廣順元年正月遣將軍朱憲伴送虜使歸國仍遣兀欲金罷玉帶以結其意二月朱憲迴兀欲復遣使來賀兼獻良馬朝廷尋遣尙書左丞田敏報命仍厚其禮旣而兀欲留我行人將軍姚漢英華光喬不令復命繇是復絕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歐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四十四

入覲 請求 互市

入覲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所以域四海而宅天下也若夫被髮左衽之君旃裘胡貉之長忿驚怡力荒忽無嘗正朔所不加政教所不及乃能慕恩信被威德叩關

册府元龜 外臣部

卷之九百九十八

而請命款塞而願朝扶服奔走至于闕下稽顙樹領拜于王庭斯蓋中國有道太平之嘉運也是以王會著篇知周室之隆正會為圖觀唐祚之盛雖或迎送煩於傳置賜與糜於府帑比夫勞師遠攻其費相萬又烏足稱道哉

漢武帝時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還誅反者謂軍

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帝以為夜郎王

滇王者其眾萬人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使使者王

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風讀日諷論滇王入朝滇

王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杖猶倚也相依

倚為援不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元封二年天子發巴

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舉國降請置吏入

朝

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瑟漢遣侍郎

樂奉送王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

夫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王

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

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

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季送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

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

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琦音奇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

來朝賀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

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匈奴呼韓邪單于當宣帝時匈奴衰亂呼韓邪之敗

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

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詎問諸大臣皆曰不

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服役於人為下以馬上

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成壯士所有也言人皆有

此事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

孫嘗長諸國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柰

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言秦辱之令言卑下也

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

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

妾謂西城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

能取復且音子子切復音扶日切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屈音

物其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

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

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三年正

月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

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甘泉宮漢寵以

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
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綉繒絮使有司道單于
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帝自甘泉宿池陽宮帝登長
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蠻
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而陳帝登渭
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
珍寶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
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
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琛朝貢自古未之

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詩侯
王稱臣昧死再拜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
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
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位諸侯
王上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車騎都
尉昌騎都尉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
光祿城詔北邊賑穀食邳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
黃龍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加衣百
一十襲錦帛九十疋絮八千斤二月單于歸國以有
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元帝時邳支單于既誅呼韓

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嘗願謁見天子誠以邛
 交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
 邛支伏誅願人朝見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邛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
 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鄉讀日嚮復修朝駕之
 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陲長無兵革之事其收元為
 竟寧

成帝河平三年匈奴復株索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河
 平四年正月遂朝加賜錦綉繒帛二萬疋絮二萬餘
 斤它如竟寧時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若鞮單于為朝二年發行欲會二年

歲首之朝禮故 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

哀帝建平四年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遣使上書

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猶游

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又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于水也厭音一涉切 自黃龍

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 帝繇是難

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帑它音切又音奴 可且勿許

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

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雜帛五十疋黃

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

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帝皆許之

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帝以大歲厭勝所在厭音一舍

之上林苑葡萄宮舍止告之以加敬於單于云以敬於單于

故令止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

萬疋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

單于出塞

元壽二年正月烏孫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竝入朝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提等諸樂

浪貢獻光武封蘇馬提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

四時朝謁

二十五年烏桓大人率眾內屬詣闕朝貢是年大人

來朝大人謂渠帥也

二十七年封哀牢夷贇栗等為夷長自是歲歲朝貢

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蒲頭等率眾人詣闕朝賀

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

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

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扶餘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

鼓吹角抵戲以遣之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內侍使右賢王去卑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是時曹公破三郡烏丸還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魯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魏齊王正始六年歲不耐侯舉邑降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一郡有軍征賦調僕給役使遇之如民

晉武帝咸寧中馬韓王來朝

大康二年辰韓王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三年五月行幸陰山北六月仇池楊難當朝於行宮先是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難當至因曰廣德焉

正平元年伊吾王唐和詣闕太武優寵之待以上客和兄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爲上客拜安西將軍晉昌公

二年馬耆前部王伊維朝京師賜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王如故

隋煬帝大業三年六月啓民可汗來朝帝遣鴻臚卿史祥迎接之

五年六月高昌王麴伯雅來朝

七年十二月西面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上大悅
接以殊禮

十年突厥啓民可汗率其子嚙言立來朝於東都

唐太宗貞觀二年東謝蠻王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
若今之旄頭以金銀絡額身被毛帔韋皮行膝而着
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之時天下太平
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
如此葦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爲王會圖從之

四年九月伊吾城主來朝

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來朝禮之甚厚

十年十二月吐谷渾河源王來朝

十三年十二月吐谷渾王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來
朝以宗女爲弘化郡主以妻之

二十二年二月以結骨部置堅昆都督府隸燕然都
護以其侯利發失鉢屈阿棧爲左屯衛大將軍堅昆
都督初結骨未嘗通中國聞鐵勒等咸來內附卽遣
使頓頽稱臣并獻方物至是其君長遂自入朝見太
宗於天成殿宴之謂群臣曰往日渭橋斬獲三突厥
自謂多功今致此人於席翻更不以爲怪可謂日用

而不知邪結骨醜醉歡甚因謂曰臣既一心歸國願授國家官職執笏而還故授以此任并賚錦帛

二十三年正月制蕃王分爲三蕃以次朝集

高宗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卽位七月于闐王伏闐信來朝

顯慶元年八月龜茲王白軻黎布失畢來朝

咸亨四年波斯卑路斯自來入朝

五年十二月于闐王伏闐雄率其子弟及管領七十餘人來朝并獻方物

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則天垂拱三年正月于闐王伏闐雄來朝

天授三年女國王俄琰兒爾來朝

玄宗開元二年二月癸巳奚王李大酺等來朝上謂之曰卿等爲朕外藩欵誠夙著爰初州屬職貢相仍往緣寄任非才拙於綏撫因使卿等猜貳頗成阻絕而能不忘本翻然改圖覽所獻書具知至懇大酺將尚縣主失活又遣近親竝自邊隅同臻維邑朕今與卿等相見喜慰良深

五年奚王李大酺入朝封饒樂郡王

七年十一月契丹松漠郡王莎固與永樂公主來朝

十一年松漠郡王鬱于入朝仍請婚

十三年契丹王卻固來朝從封東嶽詔授左羽林大將軍改封廣化郡王

代宗大曆六年十一月文單國王來朝并獻馴象一十有一宰臣等上言曰臣聞春秋二百四十年不紀祥瑞而載異國之朝其在周書亦美西旅之獻蓋重其德化及遠天下大同也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以至敬事天地以至孝奉宗祀武功以定大難文德以懷遠人故舊史未載之邦前王不賓之長聲教所隔言語莫通悠颺南溟幾千萬里瞻望中國知

有聖人踰海而來歷年方至綿邈重阻奔波載馳黃金飾冠白璫充耳服柔群象牽致闕前低迴馴擾稽顙屈膝隨萬國而來庭與百獸而率舞如知禮樂之節益盛羽儀之容有以彰仁化玄通醇源溥暢至和

大順以兆昌期事軼於軒皇跡超於漢代矣臣等謬塵樞近獲覩洪休伏請宣付史官光昭簡冊手詔荅曰文單遠國自古未賓能瞻八律之風來申重譯之貢君臣入覲嬪御偕朝越海踰山輪琛獻象顧慚薄德有邁前王此皆宗社効靈上玄幽贊卿等寅亮台鼎燮和神人翼致感通無遠不屆永言輔弼慶賀良

十一年松漠郡王鬱于入朝仍請婚
十三年契丹王卻固來朝從封東嶽詔授左羽林大
將軍改封廣化郡王

代宗大曆六年十一月文單國王來朝并獻馴象一
十有一宰臣等上言曰臣聞春秋二百四十年不紀
祥瑞而載異國之朝其在周書亦美西旅之獻蓋重
其德化及遠天下大同也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
陛下以至敬事天地以至孝奉宗祀武功以定大難
文德以懷遠人故舊史未載之邦前王不賓之長聲
教所隔言語莫通悠颺南溟幾千萬里瞻望中國知

有聖人踰海而來歷年方至綿邈重阻奔波載馳黃
金飾冠白璫充耳服柔群象牽致闕前低迴馴擾稽
顙屈膝隨萬國而來庭與百獸而率舞如知禮樂之
節益盛羽儀之容有以彰仁化玄通醇源溥暢至和
大順以兆昌期事軼於軒皇跡超於漢代矣臣等謬
塵樞近獲覩洪休伏請宣付史官光昭簡冊手詔荅
日文單遠國自古未賓能瞻八律之風來申重譯之
貢君臣入覲嬪御偕朝越海踰山輪琛獻象顧慚薄
德有邁前王此皆宗社効靈上玄幽贊卿等寅亮台
鼎燮和神人翼致感通無遠不屈永言輔弼慶賀良

深所請付史官者依

請求

王者內阜黔首外撫四夷雖蒐狩訓兵體不殺於神
 武而梯航獻欵嘉來遠而施惠必接以恩信乃得其
 要領其或告饑饉之灾追和親之好故可示羈縻之
 義伸賜與之恩至於借書籍請音樂或假壤土或希
 援兵蓋典制之靡存在撫御而斯得俾夫桀驁以息
 奢僭不萌有懷感之心無過望之意則可以稽魏絳
 和戎之利賈誼五餌之術徹三邊之烽警廣函夏之
 亭毒矣

漢武帝時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
 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與
 同大關歲給遺我米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疋
 則邊不相盜矣

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
 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邳支單于自以道遠
 恐漢擁呼韓邪遣使上書來求侍子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
 及裘更求和親并請音樂

晉元帝大興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璿等詣臺求拜

深所請付史官者依

請求

王者內阜黔首外撫四夷雖蒐狩訓兵體不殺於神武而梯航獻欵嘉來遠而施惠必接以恩信乃得其要領其或告饑饉之灾追和親之好故可示羈縻之義仲賜與之恩至於借書籍請音樂或假壤土或希援兵蓋典制之靡存在撫御而斯得俾夫桀驁以息奢僭不萌有懷感之心無過望之意則可以稽魏絳和戎之利賈誼五餌之術徹三邊之烽警廣函夏之亭毒矣

漢武帝時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閼與開同大關歲給遺我米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疋則邊不相盜矣

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邳支單于自以道遠恐漢擁呼韓邪遣使上書來求侍子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求和親并請音樂

晉元帝大興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璿等詣臺求拜

除尚書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特以弘爲折衝將軍蓋平鄉侯竝賜以朝服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吐谷渾慕延遣使上表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祖賜以牽車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宕昌王使求軍儀及雜伎書詔報曰知湏軍儀等九種竝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內伎不堪涉遠祕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註論語今特勅賜王各一部

扶南王姓僑

一作橋音驕

陳如名閻邪跋摩啓曰臣有奴

名鳩酬羅委臣免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王之奴天不容載伏尋林邑者昔爲擅和所破久已歸化天威所被四海弭伏而今鳩酬羅守執匈奴自專良強且林邑扶南隣界接相親又是臣奴猶尚逆去朝廷遙遠豈復遵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啓伏聞林邑頃年表獻間絕便所永隔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犬鼠伏願遣將軍將伐凶逆臣亦自効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陛下若欲別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勅旨脫未欲灼然興兵伐林邑者伏願特賜勅在

所隨宜以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從善
平蕩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此使送臣丹誠表
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郵伽仙弁其伴口具啓聞伏
願愍所啓

河東王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
茵茵主求醫工等物武帝詔報曰知湏醫及織成錦
工指南車漏刻竝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
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
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恨

梁武帝大同七年百濟王遣使請涅繁等經義毛詩
博士并工匠畫師等勅竝給之

後魏太武太平貞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雜遣使琢
進薛直上書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
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遣甚厚及臣繼立不闕
嘗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
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年人庶饑荒無以存活賊
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卽
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
慰之開焉耆倉賑給之

孝文延興二年八月丙辰百濟國遣使奉表請師伐

高麗

太和十七年九月乙亥鄧至王象舒彭遣子舊詣闕表求以位授舊詔許之

宣武永平元年十月高昌國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衛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徒乞師迎接

隋文帝開皇中突厥沙鉢略既為藩附因請獵於嘗代之間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

受賜

唐高祖武德二年九月突厥遣使者蒞殺曷娑那可汗於中書門下省初曷娑那與始畢王欽若等曰突厥始畢可汗也

有隙至是聞在長安遣使來請高祖以為疑群臣咸進曰今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讐一國後必為患遂不得已乃從之

八年高麗遣人來學道佛法詔許之

太宗貞觀十七年林邑王遣使云為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太宗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爾為我隣國扶南安敢侵逼此是爾懼自來將無事矣後有使至悉如太宗言

高宗麟德二年正月丁卯吐蕃遣使來朝請與吐谷渾復修和好并請赤水地以為牧野帝不許之

則天垂拱二年二月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
部并新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採
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玄宗開元四年奚使乞於寺觀禮拜及向兩市貨易
許之

六年十一月丁未阿史恃勒僕羅上書訴曰僕羅克
吐火羅葉護部下管諸國王都督刺史總二百一十
二人謝颺國王統領兵馬二十萬衆罽賓國王統領
兵馬二十萬衆骨吐國王石汗那國王解蕪國王石
匿國王悒達國王護密國王護時健國王范延國王

久越德建國王勃特山王各領五萬衆僕羅祖父已
來竝是上件諸國之王蕃望尊重僕羅兄般都泥利
承嫡繼襲先蒙恩勅差使持節就本國册立爲王然
火羅葉護積代已來於大唐忠赤朝貢不絕本國緣
接近大食吐蕃東界又是西鎮僕羅兄每徵發部落
下兵馬討論擊諸賊與漢軍相知聲援應接在於邊
境所以免有侵漁僕羅兄前後屢蒙聖澤媿荷國恩
遂發遣僕羅入朝侍衛王階至願獻忠殉命以爲臣
妾僕羅至此爲不解漢法鴻臚寺不委蕃望大小有
不比顛流例高下相懸卽奏擬授官竊見石國龜茲

并余小國王子皆領等入朝元無功効竝緣蕃望授
三品將軍况僕羅身侍勤本蕃位望與親王一種比
類大小與諸國王子懸殊却授僕羅四品中郎但在
蕃王子第娑羅門瞿曇金剛龜茲王子白孝順等皆
數改轉位至諸衛將軍唯僕羅最是大蕃去神龍元
年蒙恩勅授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至今經一十四
年久被淪屈不蒙准例授職不勝苦屈之甚勅鴻臚
卿准例定品秩勿令稱屈

七年二月安國王篤薩波提遣使上表論事曰臣篤
薩波提言臣是從天主領會天下賢聖皇帝下百萬

重草顛奴在遠义手胡跪禮拜天恩威相如拜諸天
自有安國已來臣種族相繼作王不絕并軍兵等竝
赤心奉國從此年來被大食賊每年侵擾國土不寧
伏乞天恩滋澤救臣苦難仍請勅下突厥施令救臣
等臣卽統領本國兵馬計會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
臣所請今奉獻波斯驥二佛蒜繡毼毼一鬱金香三
十斤生石蜜一百斤臣今借紫訖伏乞天恩賜一員
三品官又臣妻可敦奉進柘必大氍毹二繡毼毹一
上皇后如蒙天恩滋澤請賜臣鞍轡器仗袍帶及賜
臣妻可敦衣裳粧粉

其月戊辰俱密國王那羅延上表曰臣曾祖父叔兄弟等舊來赤心向大國今大食來侵吐火羅及安國石國拔汗那國竝屬大食臣國內庫藏珍寶及部落百姓物竝被大食徵稅將去伏望天恩處分大食冷免臣國徵稅臣等卽得久長守把大國西門伏乞矧臨臣之願也

其月庚午康國王烏勒伽遣使上表曰臣烏勒伽言臣是從天王普天皇帝下百萬里馬蹄下草土顛奴臣種族及諸胡國舊來赤心向大國不曾反叛亦不侵損大國爲大國行裨益士從三十五年來每共大

食賊鬪戰每年大發兵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經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將異密屈底波領衆軍兵來此共臣等鬪戰臣等大破賊徒臣等兵士亦大歿損爲大食兵馬極多臣等力不敵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圍城以三百拋車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國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漢兵來此救助臣苦難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強盛今年合滿如有漢兵來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今謹獻好馬一波斯駱駝一驥二如天恩慈澤將賜臣物謂付臣下使人將來冀無侵奪八年南天竺國王右武衛大將軍尸利那羅僧伽寶

多跋摩爲國造寺上表乞寺額勅以歸化爲名又上表乞袍帶曰蕃人無識惟將衣帶爲重旣不賜及豈知優寵勅申書門下南天竺王遠遣朝貢其使却還竝湏周旋發遣滿望乃以錦袍金帶魚袋七事賜其使遣之

十年三月庚戌波斯國王勃善活遣使獻表乞授一員漢官許之

十五年吐火羅葉護遣使上言曰奴身罪逆不孝慈父身被大食統押應徹天聰頌奉天可汗進旨云大食欺侵我卽與你氣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稅欺苦實

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國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門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憫與奴身多少氣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處分突厥施可汗云西頭事委你卽湏發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實望天可汗却垂處分奴身緣大食稅急不救得好物奉進望天可汗矧之所欲驅遣奴身及須已西方物竝請處分奴身一一頭載不敢怠慢

十八年七月癸未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十九年康國王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爲曹國王

默啜爲米國王許之

十九年十一月突厥遣其大臣葛阿默察之來朝獻馬五十匹謝恩也初突厥苾伽可汗之弟闕特勒死苾伽來請巧匠寫其真詔遣畫工六人往焉旣畫工妙絕倫突厥國內未之見者苾伽每觀畫處噓歎如弟再生悲涕不自勝遂遣察之謝恩且送畫人也

二十三年閏十一月日本國遣其臣名代來朝獻表懇求老子經本及天尊像以歸于國發揚聖教許之三十六年六月甲子渤海遣使求寫唐禮及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許之

二十九年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千上表請改國名勅改爲寧遠國

天寶元年五月石國王遣使上表乞授長男那居車鼻施官詔拜大將軍賜一年俸料

八載吐火羅葉護夫里嘗伽羅遣使來朝獻表曰臣隣境有一胡號曰竭帥居在深山恃其險阻違背聖化親輔吐蕃知勃律地狹人稠無多田種鎮軍在彼糧食不充於箇失密市易鹽米然得支濟商旅來往皆著竭帥國過其王遂受吐蕃貨求於國內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開勃律之後更益兵二

千人勃律因之竭帥王與吐蕃乘此虛危將兵擬入
臣每憂思一破兗徒若開得大勃律已東直至闡焉
耆卧凉瓜肅已來吐蕃更不敢停任望安西兵馬來
載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乞天恩允臣所
奏若不成請斬臣爲七段緣箇失密王向漢忠赤兵
馬復多土廣人稠糧食豐足特望天恩賜箇失密王
勅書宣慰賜衣物并寶鈿腰帶使感荷聖恩更加忠
赤帝覽表許之
十二載四月甲戌骨咄國人史難之康丁真表乞度
爲僧許之

德宗貞元二十年日本國留任學生橘免執學同僧
空海至元和元年正月司本國使判官高階眞入奏
前件學士等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使請與臣同共歸
國從之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廻鶻使者請於河南府太
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許之

穆宗長慶四年九月甲子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吐
蕃遣使求五臺山圖山在代州多浮圖之跡西戎尚
此教故來求之

敬宗寶曆元年五月庚辰新羅國王金彥昇奏先在

太學生崔利貞金叔貞朴季業四人請放還蕃其新
赴朝貢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等一十二人請留在
宿衛仍請配國子監習業鴻臚寺給資糧從之
二年十二月新羅質子金允夫請准舊例申使入蕃
便充副使同到本國譯詔書不許但隨告使充副使
文宗太和七年春正月己亥銀青光祿大夫簡較秘
書監忽汗都督國王大燹震奏遣學士解楚卿趙孝
明劉寶俊三人附謝恩使同中書右平章事高賞英
赴上都學間先遣學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壽海等三
人事業稍成請准例遞乘歸本國許之

武宗會昌元年八月迴鶻迫於饑求糧食閏九月丁
酉詔許賑救迴鶻米二萬石時帝開延英復召宰臣
問之陳夷行候次謂李德裕曰此竝資盜糧耳德裕
曰今徵兵未集天德至危若不救此饑人且令三數
月安靜忽陷却天德公能獨當其咎否夷行遂默然
而止及德裕延英從容論奏帝心乃定
梁太祖建號契丹阿保機遣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
求封冊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
服卿能長驅精甲徑至新莊爲我剪彼仇讐與爾便
行封冊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十一月己丑幽州李存賢奏契丹林牙求茶藥

明宗天成二年十月幽州奏契丹王差人持書求碑石欲爲其父表其葬所

三年四月幽州奏得契丹書求覓藥器云要蕃中所
有卽亦遵副帝曰招懷之道且宐依隨

四年十月吐渾首領薛冀堆進狀乞授嵐州刺史上
欲許之安重誨諫乃止

長興三年二月雲州上言契丹遣使來求果子帝曰
虜中雖闕此物亦非彼實然蓋當面偵謀宐阻其求

但報云遣使入朝當有處分

三月甲午禮賓使梁進德自契丹使迴稱契丹王請
放前刺舍利還本國

七月幽州奏契丹國差梅老乾捺鋪都到州求果子
晉王廷喬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
爲節度使處直則廷喬之叔祖也處直爲養子都所
篡時威北走虜廷虜納之至是虜遣使諭高祖云欲
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荅以中國
將較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
此任用漸令外進乃合中土舊規王威深怒其見拒

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虜忿稍息遂連升延喬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

互市

夫王者之牧四夷也有懷柔之道焉有羈縻之義焉蓋所以底寧邊鄙休息中夏者也則互市之設其懷柔羈縻之旨與爰自漢初始建斯議繇是擇走集之地行關市之法通彼貨賄敦其信義歷代遵守斯亦和戎之一術也

漢高祖立趙佗為南粵王使和輯百越

輯與至高后集同

時有司請禁關市鐵器

佗上書言高后令曰毋予蠻夷外越金鐵用器馬牛羊即

予之牝母予之牝

文帝時匈奴和親與通關市

景帝時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

武帝時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

以下皆親往來長城下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

嗜讀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以關市中其意中竹仲切

宣帝時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

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

後漢光武建武中置烏桓較尉於上谷寧城

縣名亦作寧城

歲時互市焉

明帝永平中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冀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

章帝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比單于乃遣太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賓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

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關朝賀鄧太后令止烏丸較尉所居寧城下通胡市

獻帝建安中鮮卑素利彌加厥機因烏丸較尉閻柔上貢獻通市是時梁習爲并州刺史鮮卑大人育延嘗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畧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

魏文帝黃初三年鮮卑軻比能帥落部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北燕馮跋時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疋許之處之於營丘

梁高祖天監中河南王休運籌遣使貢獻其地與益州隣嘗通商賈

後魏宣武時西域東域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

隋煬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

唐高祖武德八年吐谷渾款承風戍各請互市竝許之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太嘗少卿姜晦上封請以空名告身於六胡州市馬率三十四匹馬酬一游擊將軍時

廐馬尚少深以爲然遂命齎告身三百道往市馬

四年奚使乞於西市貨易許之

十五年吐蕃與突厥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并獻其書帝嘉其誠引梅錄啜宴於紫宸殿厚加賞賚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之所

肅宗乾元中迴鶻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疋動至數萬馬

代宗大曆八年迴鶻遣赤心領馬一萬疋來求市帝以馬價出於租賦不欲重困於民命有司量入計許市六千疋

德宗貞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賈以口馬噐械於黨項貨易

六年六月廻紇使移職伽達于歸蕃賜馬價絹三十萬疋

八年七月給廻紇市馬絹七萬疋

憲宗元和十年八月以絹十萬疋償廻紇之馬直

十一月吐蕃使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二月以絹九萬七千疋償廻紇馬直

十一年二月以內庫繒絹六萬疋償廻紇馬直

四月以絹二萬五千疋償廻紇馬直

穆宗長慶二年二月以絹五萬疋賜廻紇充馬價

四月又賜廻紇馬價絹七萬疋

十二月以絹八萬疋償廻紇馬直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內出絹二十六萬疋賜廻紇充馬價

六月命中使以絹二十萬疋付鴻臚寺宣賜廻紇充馬價

五年六月貶右龍武大將軍李甚為宣州別駕甚子貸廻紇錢一萬一千四百貫不償為廻紇所訴故貶甚因下詔曰如聞頃來京城內衣冠子弟及諸軍使

并商人百姓等多有舉諸蕃客本錢歲月稍深徵索不得致蕃客停滯市易不獲及時方務撫安須除舊弊免令受屈要與改更自今以後應諸色人宜除准勅互市外竝不得輒與蕃客錢物交關委御史臺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卽作條件聞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負委府縣速與徵理處分

開成元年六月淄青節度使奏新羅渤海將到熟銅請不禁斷是月京兆府奏准建中元年十月六日勅諸錦罽綾羅縠繡織成細細絲布羗牛尾真珠銀銅鐵奴婢等竝不得與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國人不

合私與外國人交通買賣婚娶來往又舉取蕃客錢以產業奴婢爲質者重請禁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八月青州市到黑水蕃馬三十疋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新州奏得契丹書乞置互市翼日付中書宣示百官

四年四月勅沿邊置場買馬不許蕃部直至闕下帝自臨馭欲來遠人黨項之衆競赴都下嘗賜酒食於禁庭醉則連袂歌土風以出凡將到馬無駑良竝云上進國家雖約其價以給之并計其館穀錫賚每歲

不下五六十萬貫侍臣以爲耗蠹中華無出於此因

止之

是年散騎嘗侍蕭希甫條奏諸蕃貢馬稍多酬實價倍戎夷無厭競思與販請却於邊上置互

市只許首領入貢

長興二年五月青州奏黑水瓦兒部至登州賣馬

三年七月飛龍使奏廻紇所賣馬瘦弱不堪估價帝曰遠夷交市不可輕阻可以中等估之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雲州張溫言契丹在州境互市閏正月雲州上言契丹至州界市易

二月雲州上言鞑鞑胡祿末族帳到州界市易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登州言高麗船一艘至岸管押

將盧斯而下七十人入州市易是月雲州言契丹首領述律梅里求互市從之

十月青州言高麗遣人市易

二年北面總管言契丹遣人欲爲互市其吐渾部族歸舊地從之

是年雲州言總管報於州西北野固口與契丹互市從之

十二月雲州沙彥珣奏十年前與契丹互市則例

三年雲州言契丹石祿牧部族近城市易

晉少帝天福八年西京奏契丹遣前青白軍使王從

冊府元龜 卷之九十九

益到京出餘貨斛斛宣破省錢收糶是時馮暉移鎮靈武河西羊馬

所產易為交易昔年得馬五十匹而蕃部歸心朝議患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命廻紇來者一聽私便交易官不禁詰先是廻紇問歲入貢每行李至關禁民不得於蕃人處市易寶貨犯者有刑太祖以為不可至是聽之繇是王之價直十損七八矣

十月涇州言招到蕃部野龍十九族有馬赴市私貨賣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四十五

疆盛 讐怨 亡滅

疆盛

夫中邦任土猶申畫於要荒絕域殊風固靡通於正朔是故髮首雕題之客常鞞卉服之民舞干之君不加之以文教統弧之后不董之以武威故能蕃育窮

冊府元龜 外臣部

卷之九十九

陬延祚長世乘時射利侵侮外陸安忍阻兵吞陸同
顛雖蛇豕薦食以凶器為令圖然夷狄有君固先儒
之深耻也

西羗無弋曾孫忍當秦獻公初立欲復繆公之迹兵

臨涓晉滅狄獯獯音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眾

種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自後忍及弟舞獨留湟中

竝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

種羗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

威服羗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

王研至豪健故羗中號其後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

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蕃息

漢匈奴冒頓單于襲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

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二王之居悉復

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之

朝那虜施朝那屬安定虜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

相距中國罷於兵革罷讀以故冒頓得自疆控弦之

士三十餘萬控引控弦言能引方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

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尚久其世傳不可得而次

然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

為敵國後北復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羣之國五小

國也渾音胡昆切濂音戈主切羣音犁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肩

頤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郡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高帝至平

城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匈奴烏維單于子詹武帝元封六年立年少號兒單

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墩煌

朝鮮王衛滿初聚亡命千餘人東走出塞渡淇水屬

真番朝鮮蠻夷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

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

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帝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

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

安息國王治番兜

番音盤

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

里最大國也武帝始遣至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

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

屬

屬聯也音之欲切

烏孫國大昆彌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最為疆國

故服匈奴

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

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

會

言纒羈縻屬之而已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及為

匈奴所滅遂分爲五部翎侯

翎卽翁字

後百餘歲貴霜翎

侯丘就郤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

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屬賓悉有其國丘就郤年八

十餘死子闡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

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

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及宣成王康死弟賢代立詐稱

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

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

後漢武陵蠻夷光武中興之際最爲盛

燒當羗滇吾附落中元中轉盛嘗雄諸羗每欲侵邊

者滇吾轉教以方畧爲其渠帥

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始盛從精絕至疏勒十三國皆

服從而鄯善王亦始疆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

此二國爲大

先零別種滇零與諸種安帝永初元年大爲寇掠遣

卓騎將軍鄧騭征西較尉任尚擊之騭尚軍大敗於

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叅狼上郡西

河諸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

董炳遂寇鈇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

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

鮮卑者東胡之支也自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較尉耿夔擊破匈奴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部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繇此漸盛安帝末鮮卑其至韃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趨五原寧朔攻匈奴南單于殺左與韃日逐至延光中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年四十五勇健多智畧異部大人秋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繇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

曲直無敢犯者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

山歎仇水上歎音昌悅切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

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敗扶

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

山川水澤鹽池延熹中鮮卑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

北平以東至遼東接扶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

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

燉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

檀石槐靈帝光和初鮮卑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

給食檀石槐乃自循行見烏集鳳水廣數百里水停

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

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南匈奴和帝永元三年中尅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

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

十

烏桓大人本東胡也靈帝初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

餘落遼西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

蕪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

峭音七笑切

獻帝建安中烏丸鮮卑稍更疆盛亦因漢末之亂中

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殺掠

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

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

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

以雄百蠻

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竝勇健而多

計策

韓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本皆朝鮮之地

也靈帝末竝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

者

扶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扶

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驪鮮卑疆度以扶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

魏鮮卑軻比能黃初中衆疆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畧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懼之

晉林邑國王范逸死奴文篡位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夷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于武帝其書皆胡字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鏹平西卷縣城遂據

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賞齋寶物自海路求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佑較大半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繇是諸國悉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旣而又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又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

馬耆國王會滅白山遂據其國武帝太康中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畧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

索虜猗孫十翼韃勇壯衆復附之號上維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

宋荆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輕役疆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群動有數百十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謂之五溪而空都

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馬前世以來屢爲民患及至宋世或降或叛征討不絕時巴東建平空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民戶流散十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荆州爲之虛弊

南齊東夷高麗王樂浪公高璉高祖建元三年遣使貢獻乘舶泛海嘗亦通使于魏然疆盛不受制魏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

梁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疆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馬耆

龜茲踈勒姑黑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

後魏芮芮國蓋匈奴別種自孝武南遷因擅其故地
宋景明中遣王洪軌使馬引之共伐魏齊建元元年
洪軌始至其國國王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二
千餘里魏人閉關不敢戰

後周突厥之種他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
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他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
南兒嘗孝順何患乎貧也

隋突厥之後沙鉢畧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
傷宗祀絕滅每有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畧繇

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高祖令柱國馮昱屯
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
幽州達奚長儒據同樂皆爲虜所敗

莫何可汗突厥之別種也突厥處羅可汗旣敗莫何
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隣國所憚伊
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

始畢可汗以煬帝大業中始畢率其種落入寇鴈門
次年又寇馬邑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
疆盛勢凌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
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

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名爲疆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
米國史國曹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邦曷國
皆歸附之

唐西突厥王葉護可汗勇而有謀隣國爭附之控弦
之士數十萬據舊烏孫之地遂霸西國自隋末與中
國絕高祖初復通吐蕃號其王爲贊府太宗貞觀八
年十一月遣使朝貢贊府年始弱冠驍武絕人性慷
慨有霸西域之志黨項白蘭諸部及吐蕃渾西域諸
國咸畏懼之高宗調露中吐蕃始盛先是鄒南募兵
於茂州之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俄有
生羗爲吐蕃鄉導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繇是西洱
河諸蠻皆降吐蕃時吐蕃盡牧羊同黨項及諸羗之
地東與涼松茂雋等州相接南隣天竺西又攻陷龜
茲踈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
西戎之盛未之有也云葉護可汗西突厥也葉護立
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
萬霸有西域舊據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于泉
其西域諸國王悉受頡利調發并遣土屯一人監統
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賓王姓不夜氏名噐宗弄讚驍勇有謀隣國羊同之屬莫不賓伏之遂雄西域

大食國以高宗龍朔中擊破波斯又破拂菻又南侵波羅門吞并諸國勝兵四十餘萬

突厥車鼻可汗其地去京師尚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鼻可汗西有歌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

乙毗沙鉢羅西突厥也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勉之

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每恃其勇嘗爲隣境

之患

後唐耶律阿保機者契丹別部尊長也先是契丹王欽德政衰阿保機最推雄勁族帳漸盛代欽德爲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二年第其名以代之及保機爲主乃怙彊恃勇不受諸侯之代遂自稱國王及幽州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其寇所掠旣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繇是漸盛與太祖會盟於雲州結爲兄弟其後阿保機僭稱帝號以妻

述律氏為皇后用燕人韓延徽為宰相法令嚴明諸侯畏服與太祖抗衡通朝貢於梁祖

讐怨

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百世可也故有不反兵不共國之怨斯亦勇夫節士之所為矣若乃夷狄之人天性忿讐負兵怙衆結怨流隙乃有投身於窮荒依援於大國或竊發於好會或爭鋒於武力雖近乎義亦不足尚故周禮調人之設豈能諧和於異類者哉漢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燉煌間小國也祁連山以東燉煌以西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

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侯抱

亡置莫中翎侯烏孫大臣號其署非一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

左將軍耳非其人為求食還見狼乳之以乳飲之又烏銜

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且氏以為匈奴

所破西擊塞王塞音先得切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

王南走遠從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

畧其衆因留居兵稍強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

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又云張騫建元中為郎匈奴降者言

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騫以郎應募

杆彌國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較尉將軍田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魏鮮卑漢末步度根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

別擁眾萬人為大人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眾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善遇之步度根繇是怨比能魏後數與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眾稍寡弱將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為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骨肉至親豈與他等繇是

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撫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抄并州殺掠吏民明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晉馬耆曰王龍安夫人獯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

扶南國子孫相傳至王繁况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慕立殺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刃饒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

宋葉延父吐延爲昂城羌酋姜聰所刺葉延小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涕泣其母曰讐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

唐新羅百濟武德九年遣使訟高麗王建武關其道

路不得入朝又相與有隙屢相侵掠詔員外散騎侍郎朱子奢往和解之建武奉表謝罪請與新羅對使會盟

西突厥統葉可汗自負疆盛無恩於國部衆咸怨歌邏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貞觀中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

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武德九年延陀迴紇等諸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爾擊之復爲延陀所敗貞觀二年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后

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陽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部曰晉爲背叛破我國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陀而敢安樂是忘先可汗爲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壓若卽棄去遠擊延陀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爾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於積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爲啞利始可汗社爾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

國其舊兵在者纔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高昌國貞觀中太宗遣折衝都尉直中書譯語揖怛然紇使西域焉耆王突騎支因遣使朝貢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自隋季離亂磧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繇高昌因是高昌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襲擊焉耆大掠而去

渤海國王武藝本高麗之別種也其父祚營東保桂婁之地自立爲振國王以武藝爲桂婁郡王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來朝武藝謂其屬曰黑水途經我境始可歸唐今不言而行必與大唐通謀腹背攻

我也遂遣母弟大門藝發兵以擊黑水門藝以充質子至京師不欲構怨乃曰黑水歸唐而擊之是背唐也唐國人衆兵強萬倍於我一朝結怨但恐自取滅亡昔高麗全盛之時兵三十餘萬抗敵唐家不事賓伏唐兵一臨掃盪俱盡今日渤海之衆數倍小於高麗乃欲違背唐家事必不可武藝不從固違之門藝又上書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一夏代門藝統兵命左右殺門藝門藝聞之遂間道來奔詔授左驍衛將軍後武藝遣使朝貢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殺之玄宗遣使往安撫報武藝曰門藝來歸投義不可殺今

流向嶺南已遣去訖乃留其使馬文軌別遣使報之
俄有泄其事者武藝又上書曰大國示人以信豈有
欺誑之理今聞門藝不向嶺南伏請殺之繇是責鴻
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以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出
道邃曹州刺史復爲澤州刺史遣門藝暨往嶺南以
信之二十年武藝率海賊攻登州殺刺史韋俊詔門
藝往幽州徵兵以討之仍令新羅發十萬人應接屬
山阻寒雪竟無功而還武藝懷怨不已密遣使至東
都厚賂刺客遮門藝於天津橋格之不死詔河南府
捕獲其賊盡殺之

後唐契丹東丹王贊華明宗時歸朝清泰帝幸懷州
遣內班秦繼曼皇城使李彥紳害之東丹長子兀欲
晉開運末從虜主耶律德光入汴虜主遂殺繼曼彥
紳於東市復東丹之讐也命兀欲弟留桂爲滑州節
度使以處東丹之舊地

亡滅

戎狄之性忿讐難制薦食邊境侵敗王畧示之德義
而不伏威以文告而不庭我伐用張元戎具舉烏窳
路絕鼠晉計窮拔戈請降繫頸就戮盪覆巢穴區落
以平勦絕鯨鯢京觀斯立蓋天討有罪自取滅亡若

乃俘執其君遷徙其衆俾全晉領者蓋亦有焉

鄭瞞鄭瞞秋國名防風之後漆姓

魯文公十一年侵齊遂伐我公

上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

莊叔得臣縣房甥

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駟乘四人共車

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

僑如鄭瞞國之君蓋長三

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

之椿猶

埋其營於子駒之門

子駒魯鄭門骨節非嘗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

以命宣伯

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各宣伯日僑如以旌其功

初宋武公之世

鄭瞞伐宋

在春秋前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

石

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各

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

狄于長丘

長丘宋地

獲長狄緣斯

緣斯僑如之先

皇父之二子死

焉

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彫班獨受賞

宋公於是以前賞彫班使食

其征

門關門征稅也

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

在宣十五年

獲僑如

之第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魯桓之十六年

鄭瞞伐齊齊王子

成父獲其弟榮如

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榮伯季相次榮如以魯

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

埋其

晉於周晉之比門

周首齊邑齊比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

衛人獲其季

弟簡如

伐齊退走至衛見獲

鄭瞞繇是遂亡

長狄之種絕

潞赤狄也魯宣公十五年六月晉荀林父敗之於曲

梁滅潞以潞子嬰兒歸

仇猶夷狄之國趙智伯將伐遺之廣車

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

載以廣車廣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

秦戎王義渠昭王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於甘泉宮
囚起兵滅之置其地爲隴西北地上郡焉

漢南越王興立與其母太后求內屬其丞相呂嘉反
攻殺王太后盡數漢使者元鼎五年秋以衛尉路博
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
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
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荅梧使馳義侯因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誅呂嘉
南越遂平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六世九真日南九郡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二歲而亡
東粵王餘善玄時南粵反餘善持兩端陰使南粵反
漢破番禺樓船將軍楊僕上書請引兵擊東越帝以
士卒勞倦不許明年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
且往乃發兵距漢帝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
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
粵侯王爲戈船下瀨將軍出如耶白汝元封元年冬
咸入東越故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殺餘善以
其衆降天子曰東越地陜多阻閩粵悍數及覆詔軍
吏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越地遂虛

朝鮮者其王滿燕人也傳子至孫右渠漢遣左將軍擊朝鮮元封三年其相尼溪相參乃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而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改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後漢燒當羌和帝永元十四年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

當煎羌順帝永康元年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紀明復破滅之餘悉降散

旄牛夷安帝延光二年春叛攻零關零關道屬越嵩殺長吏

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郡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

魏烏桓王蹋頓漢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蹋頓將眾逆戰太祖擊破之臨陣斬蹋頓死者被野速附九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首其遺迸皆降烏桓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

晉龜茲國符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眾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梁高昌國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

闕爽奔于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推
麴民爲王蓋車師之故地也

後魏氏楊難當太武時自號仇池公太武討平之後
滅其國以爲東益州

比齊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神武爲東魏天柱大將
軍天平元年正月西伐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
後周氏王楊集始魏封爲武興王集始死

遂僭稱大號魏將傳監眼滅之執紹先歸諸京師以
其地爲武興鎮

唐突厥可汗武德初內附高祖厚加慰撫拜爲吐馬

過拔闕可汗尋爲李軌所滅部衆皆散盡歸于西蕃
頡利可汗始以強盛數侵中國其後灾異屢見國人
叛之太宗乘其大亂發五將以候其隙朔州道行軍
總管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入其郭頡利驚擾
因徙牙帳於磧石胡晉康蘓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
正道等來降頡利計窘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爲
藩臣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安修仁等持節出塞以
安撫之雖肯朝覲謀艸青馬肥將踰沙磧靖與其副
將張公謹謀日詔使到彼虜必自寬於是選精騎齎
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皆日詔許其降行人在彼

柰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督軍疾進掩踰白道遇其
 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
 兵至也靖軍掩到縱擊之遂滅其國殺義城公主獲
 其子疊羅施係虜男女十萬口駝馬數十萬計頡利
 乘千里馬奔於西偏虛州行軍所擒之以獻諸部悉
 降又云李靖貞觀四年二月甲辰李靖大陰山擊頡
 利可汗大破之滅其國復定襄嘗安之地斥土界

于大漢露布以
 聞太宗大悅

高昌麴文泰貞觀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
 來朝貢脫畧無蕃臣禮國中畧置官號准我百僚稱
 臣於人豈得如此今茲歲普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

增城深塹預備討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
 于天雉竄于蒿猶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
 活耶又西域使欲來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謂薛
 延陀云既自為可汗與漢天子敵也何須拜謁其使
 事人闕禮離間隣好惡而不誅善者何勸明年當發
 兵馬以擊爾國是時薛延陀可汗表請為軍導以擊
 高昌太宗許之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陀與謀進取太
 宗異其悔過後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稱
 疾不至太宗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
 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眾步騎

數萬衆以擊之時公卿近臣皆以行經沙磧萬里用兵恐難得志又介居絕域縱得之不可以守競以爲諫太宗皆不聽文泰謂所親曰吾往者朝覲見秦隴之比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設令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若發三萬已下吾能制之加以磧路艱險自然疲頓吾以逸待勞坐收其弊何足爲憂也及聞王師臨磧口惶駭計無所出發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旣而君集兵掩至柳谷進趨田地城將軍契苾何力爲前軍與之接戰而退大軍繼至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進逼其都智盛遺君集書曰有罪於天

予者先王也旣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無幾君其赦諸君集謂曰若能悔禍當面縛軍門也又命諸軍引衝車炮車以逼之飛石雨下城中大懼智盛窮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馬四千三百疋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焠霜雪廻管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通和遺其金帛約有急相爲表裏及聞君集兵至欲谷設懼而西走不敢救君集尋遣使告捷太宗

大悅宴百僚班賜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內從軍兵士以上父子犯死罪以下朞親犯流以下大功犯徒以下小功總麻犯杖罪悉宥之時太宗欲以高昌爲州縣特進魏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夫婦先來朝謁自後數月商朝被其邊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吊民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嘗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番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糞穀尺布以

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護府留兵以鎮之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於是勒石紀功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國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滅

吐谷渾貞觀已後與吐蕃互相攻遣使請兵救援高宗皆不許之吐蕃大怒率兵以擊吐谷渾諾曷鉢旣不能禦脫身及弘化公主走投涼州高宗遣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等救吐谷渾爲吐蕃所敗於是吐谷

渾遂為吐蕃所併諾曷鉢以親信數千帳來內屬詔
左武衛大將軍蘓定方安置大使始徙其部眾于靈
州之地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欲其安而且樂
也其封襲遂絕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
建國於群羗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為吐蕃所滅凡三
百五十年

高麗王高藏高宗儀鳳中授開府儀同三司遼東州
都督封朝鮮王居安東鎮本蕃為主高藏至安東潛
與靺鞨相通謀叛事覺召還配流邕州并分徙其人
散向河南隴右諸州其貧弱者留在安東城傍聖曆

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為安東都督以領本蕃自是

高麗舊戶在安東者漸寡少分授突厥及靺鞨等高

氏君長遂絕

又云高藏加授遼東州都督封朝鮮郡王遣歸遼東以輯高麗餘眾先有編附

諸軍高麗悉放還本蕃司農卿扶餘隆為光祿大夫
太嘗員外郎加授熊津州都督封帶萬郡王亦令安
輯百濟餘眾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
濟本地荒毀特令寄於高麗之境高藏既至遼東羅
城謀叛靺鞨召還流邕州徙其人於河南隴右其舊
地沒於新羅城傍餘眾後漸寡弱散授突厥及靺鞨
扶餘隆竟亦不敢還舊國土地盡
沒於靺鞨高氏扶餘氏君長遂絕

吐蕃龍朔中與吐谷渾不和遞相表奏各論曲直國

家依違未為與奪吐蕃怨怒遂叛以兵臨吐谷渾告

急高宗令將薛仁貴郭待封等率眾十餘萬伐之軍

城府元龜
亡滅

卷之二

至大非川爲欽陵等所敗遂滅吐谷渾

册府元龜

